

# 中國的空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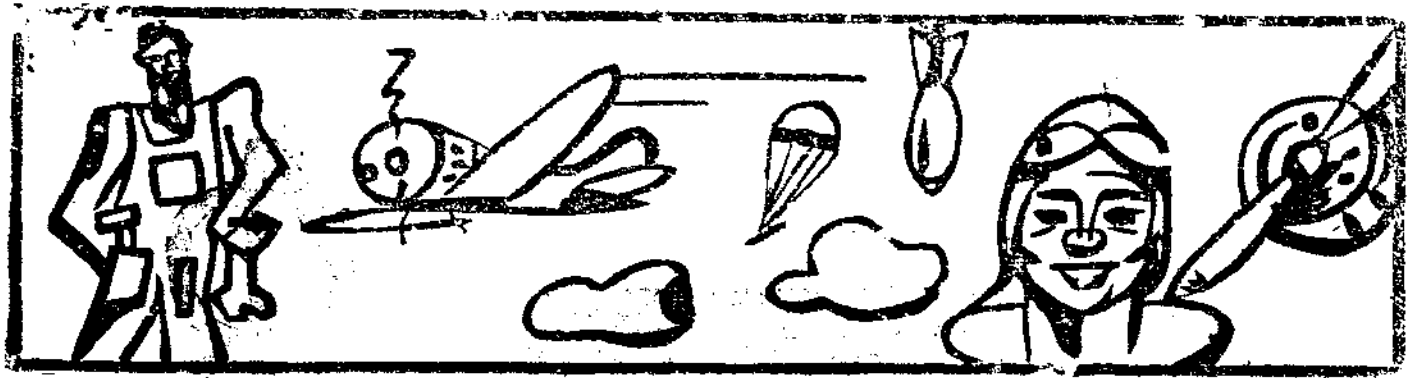


二卷九期

南京圖書館藏

57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 目次

八烟的尋覓……………唯 美二六三

陳納德將軍和飛虎沙魚(特寫)……………黃啓宇譯二六八

滑翔新兵剪影……………民 威二七五

雲霞(散文)……………血 軍二七九

悼李寶誠(雜文)……………民 威二八一

七月晚會(小品)……………張志平二八二

詩

    美麗的恐怖……………梅 穎二八一

抄

    揚子江海空協戲曲……………甘運衡二八三

    神鷹曲(第二幕)……………李東絲二八四

    寄給航校飛行青年的信(第十封)……………歌 天二九三

封面畫……………呂 熊

## 中國的空軍

第二卷第九期

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發行者：成都二十四號信箱

社長：簡 樸

副社長：諸 祖

主編人：陶 雄

編輯：鄧 瀾 宣 禹

術編輯：呂 熊

總經售：鐵 風 出版社

成都新堂街二百號

印刷者：航空委員會印刷所

每月十五出版

零售一元五角

(外埠附加郵費)

徵求自由訂戶

辦法函詢即覆

飛行員在沙漠中與大自然搏鬥的真實紀錄



唯美

當風季的時候，常常從天山的北面連日價吹着狂飈，由東北而西南超過一小時七十公里的速度，挾帶着北疆的沙石，疾走如飛。幾小時以前，我們在萬里無雲的晴空之下，這真是很少雲朵的。由氣象觀測所先得到大風沙的報告以後，不久就可以看見平沙漫漫的天際黃色的屏障漸漸升高了，馬上人人都得料理房屋門窗，看是否物件都已懸拿到屋內去了，或是窗縫上的毛氈有否脫落。我們把一切都收拾妥當，門窗壓好，看見窗外漸漸有一些微風把地面的塵土或一些包糖果的紙片飛揚在空中時，大家都理一理床舖，老老實實的土牀靜臥，甚至把整個的頭部也都埋在被單下面。因為馬上你便知道，即使是像這從外面發現不了的用氈釘過的門窗，一到風沙時節，房裏都一樣是烟霧騰騰，窒人鼻息。有兩次由宿舍到飯廳去時，短短一二百步路，我都在風沙中迷失了以後順着電線才走到。

當總臥在床頭上，石子打在窗上如冰雹的降落一樣的沙沙的聲音，一陣一陣的激人耳鼓，疾風慘厲的呼嘯着。在江南，這正是春花的季節啊！怎不叫人思歸呢？我們一次一次的清除飛機，但是在每次風沙過後

又恢復舊觀被細細的黃沙所包裹了。在這種困難的狀況下，我們在盡着全副的精力對付，只是那種天然的限制，現在的人類還沒有方法完全消滅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過，我們每日都在那沙地上修整各人的機子，烈日曝曬着，沙土蒸發出無窮的熱氣，我們變得黝黑了，消瘦了，退還在鼓勇的做着。我們已不得馬土飛走，所以在接發命令後，十一，十二，十三，三天裏簡直是過勞得非人的生活了。十三的上午，我們把一切在突過沙漠以前應做的工作都做過了。再次的檢查，再次的試飛，大家都磨得十分疲勞的身體回來，雖然覺着限定十四日出發的命令把日子限得過急了一點，但是我們每一個同伴都可以想像到內地是怎樣在盼望這批新機的早臨的。為了同胞的期望，為了家人的懷念，我們每天都抱着一顆歡樂的心而甘願辛勞。回宿舍睡了一下午，晚上再聽隊長的詳細出發命令，再三詳細的互相研討以後，又回來繼續睡覺。

或許有人說勞碌以後是容易熟睡的，可是第二天還有重要的事要做，反會睡得不安穩起來。我在中夜一點鐘左右醒了，不知為什麼便再也睡不下去。腦子一點不肯受管制的奔騰着，一會兒映出了飛航的度數，時間，目標，一會兒又閃到可能在路上遭遇到空戰的警戒；一會兒彷彿

佛看見母親和弟弟的臉，那樣閉着目，似乎過了好久才又睜去。也不敢再睜眼看我，但覺在眼眶中又顯現點呼吸的聲音，「我知道又在起風了。」

早晨同伴呼喚我，我們匆匆的做着應該做完的事情，激洗，吃了點東西，馬車搬自己的一點點行李，車旁并且每人領得一個乾糧袋子，裏面是餅乾，一兩水果罐頭，這一片巧格與糖，在爬上手車以後，我們向場前上的人員告別便向機場馳去。上機時，我們向場前上的人員告別，機子經過曉的風吹，各部份又鑽進不少沙土。幸而風不大，費了半點時間再略加清除，把我的換洗衣包放在坐椅的左面的櫃中，然後又用我買妥的換洗衣包牢牢的捆紮起來。洗滌用具的皮袋同乾糧袋子則掛在左面手油門上方的把手上。我這樣做，是想在山上若舊機發座故障而又不能找尋適當的場子，迫降時必須跳傘，則在空中脫離飛機時一定順手把這兩個包兒帶走。這架飛機的發動機，兩側排氣管裏都有白煙冒出，可是在試快車時發動機轉數又很好，分佈器壓力表也升到七十八，是很夠用了。試驗左右磁電機時，右磁電機稍差一點，但都在規定的水準以上。我斷定這白煙是汽門推桿裏所擠出來的了，便很放心的再試驗了一次快車，當轉數達到最高峯的時候，我看見站在翅膀前的我的機械士伸出大拇指頻頻點頭表示滿意！我們先後都又關了車，以便把油再加滿一點，同時再做一次最後的試驗。開開車，我們九架小燕子在轟轟的響聲中離地了。機械士的「品」字隊形向東南依標準度數航進。請想想我這時的心境是多麼快樂吧！古人有「歸心似箭」的名句，他沒想到如今我這家的身體載着快樂的歸

心卻比箭還快得多呢！這架飛機的機械士，大家這般互相熟悉的靠得很近。一切都在當胸中了，我漸漸安靜下來。我是九架中最左邊的位置，倒是無拘無束的，有時看看地圖與時錶以及各種儀器。這時我們在二千五百公尺上，還有稍稍的坡度在止开着。下面是進入沙漠前最後的兩排小起伏的巴爾庫山的雪巖漸漸剩在我們後方。這是最難目標的一段，在抵達目的地之前，我們只有完全依賴機械士了。我再一次的回頭去找那巴爾庫的雪尖，但是，多麼奇怪啊！在那喀爾喀塔格格的北方是捲着一陣滾滾的暴風，樣的東西呢！這還是沙陣，當這四五月的風季，從蒙古諾明明根大戈壁就會捲來大量的黃沙。而這窄狹的峽口，正是風速最大的地方。我馬上開火油門衝至長機旁，向他指手示意，他看了看，點點頭，似乎他倒也早已看到這東西了。沒有旁的動作，只覺得油門又比較開大了點。我們的判斷是正確的，沙陣是從左後方來，我們當然早有預備突圍了。這沙陣並不是這麼簡單。或許是因所不幸的就是這似乎沙陣並不是這麼簡單。或許是因爲它所引起的低壓，在前方也突然的現着一綫黑沙了。這頭隊察其機動作，只覺得雖然平靜的飛去，油門更加大了，我們都緊壓着沉悶的心房不敢離散。但是，油門多大呀！我的飛機突然嗆嗆的咳嗽起來，它的每一聲咳嗽都是給我的警告。這平飛，一邊把各部試作調整，可是一切都無效果，它顯然不能再擔任如是高速的飛行了，我不得不減小點油門，忍心漸漸離他們遠點。而且，而且我又在漸漸損失點高度以補速度之不足。可是不久，這樣便也依然不能避免惡運道，它更咳嗽得厲害了，我索性

油門，聲音似乎又好，又壞了。又轉小點，又轉大，轉！總之我是跟不上了。突然這批批的在冒油許多濃烟以後，咳嗽一陣，便連三響也不爆發了。

我高舉左手向他們作最後的告別而抑下了機頭。

我再找尋我的儀器，它們也一無異樣，但是發動油門，卻一無作用，螺旋槳還是只那麼無聲的緩慢的旋轉着。

高度卻只剩八百公尺了！一點希望也沒有，下去吧！我看看下面，啊！那卻是渺無人烟的沙灘呀！我還有什麼辦法？我已就被註定死亡了！無聲無臭的死在沙漠裏！

我鎮靜的落了地。沒有放輪子，機子在沙上擦擦的滑了一段就無方的爬伏在地面上了。我趕緊跳出來看看，它似乎完全沒有壞一樣，安靜的躺在沙上。但是四週望

望，一點水草都沒有，而大沙陣卻遮滿了整個天空，我看飛機又看看手錶，我想五分鐘後大約就是該死的時候了。我怎樣躲避呢？我把飛行衣服脫了，包袱也打開了。儘

快的把細子將衣服張起來繫牢在飛機各部。鑽進下坐艙，扣好門，戴上了飛行帽，飛行眼鏡，從氣面罩，關閉從氣

瓶試試，氣很足。我開始聽風聲，它們在沙上一無阻擋的捲過呼呼怒吼，但是在飛機週圍卻另有二種嗚嗚的慘叫，令人毛髮悚然。大的沙粒打在機身上雜亂的響。飛行眼

鏡呵滿手熱氣，漸漸模糊起來。空氣沉悶欲嘔，但是我還是勉強將手帕蒙上面孔，勇氣忍受着。

一會兒就支持不住了，我現在什麼都看不見，風沙加劇的在壓迫着飛機，突然一聲，我稍稍抬頭，呀！原來做好的帳棚也吹斷了，沙子馬上直接刺到坐艙裏來，痛極了。我又攥了攥布捆住了頸項。飛機已經半陷在沙中了。我不敢再動，昏沉中，最後的動作是去摸養氣瓶的開關。

二

當我醒來的時候，全身被壓得透不過氣來，動一動，

手也壓着。又用力的掙扎，居然起來了一下，動了一點，又起來，又動了一點。如此的鬆動着，手出來了。抬手來揉眼睛，才知道飛行眼鏡還戴在，細手取下了下來，啊，

這是多麼令人驚異的境况啊！

原來我眼鏡裏都被裝滿了沙子，取開來，才知道天氣是這樣的平靜着了。我同飛機都完全被埋在沙裏，僅僅是螺旋槳的一端露在外面。四週就是剛剛翻上的細細的黃沙，微風吹過，一層層黃色的輕灰揚着，沙沙作響。多好的

晴空啊！夕陽在地平線的一面照耀着，將遠處的沙丘用一種白色的反光作用同地面顯離着一層耀眼的銀輝，閃閃着，顫抖着，這種海上蜃樓在沙漠中是無一的景象了。

我如今又在生活着了，「生」使我又思索，思索便決定將自己的全身先掙扎出來。站起來試着走走，倒還不怎麼陷，

我開始茫然了。究竟是在這裏等呢？還是向有人烟的地方走去呢？何處有人烟？我該向何處走呢？我突然記起看過

的一個電影片子，他們四人墜落在荒沙中後是怎樣一個個餓死的，——僅僅剩下包着黝黑的鐵皮的骨架。鬆鬆的長

髮，預顯的鬍子，深陷的眼睛，最後只是二三節白骨和一具骷髏而已。

漸漸似乎是從恐懼中新生出勇氣來了。走！這就是我的目標。不管到哪裏，我只是走！走了再說，我決心不能在此地坐以待斃。

這個夜晚就始是在甜蜜的希望中過去了。我只從沙中扒出乾糧袋來吃了半包餅乾。其實我是老早就口渴的。

但是有水份的僅僅是那一顆蘋果罐頭而已，怎敢輕易打開它呢？我試試將一片巧格力糖？開了一方嚼嚼，雖是挾了一些沙子，總算口裏潤了一點。

很早就被沒人阻擋的太陽晒醒了我，因為急於要走，便馬上開始了我的工作。我把坐艙四週的沙推開，一心的意的扒，洗臉用具包扒着以後，又撈了一把工具，開始將飛機上的羅盤拆下。困難的是只有一個搬手，把不住裏面的反螺釘，光旋外面，裏面也跟着動。我只好用小刀壓着，這樣艱難的下了一兩個螺絲，已經是累了一身大汗，只好將軀伏在坐艙裏的身體伸出來歇息一下。

下午雖然飢腸轆轆，還是忍着繼續工作。但是這第三個螺釘更滑，壓也壓不住，旋了半天，一點都不生效。越急越出的汗多，一滑手，搬手在羅盤的表面上撞了一下，呀！闖下大禍，玻璃一破，酒精都流了出來，指針的支撐也碰斷了，一點也不能用。——老天！這給我帶來了全都絕望。

我癡眼的望着這埋在荒沙裏的飛機哭了，流了許多眼淚，我記起他們八架的下落，是否也一樣被埋在荒沙裏，是否避過了沙陣而安全的到達了下一站？他們出來尋找我麼？有人再敢到這風季的荒漠裏而盤旋麼？啊！他們一定以為我是早已死在沙漠裏了，這無言的死去啊！

太陽的西沉驚醒了我，饑斃的恐懼又漸漸促使我新生了勇氣，我該真的出發了。便又努力的扒開飛機上的沙土，使它差不多完全露在外面，我希望有人能在上空發現黃沙中這黑色的東西。又把探險傘拉開了攤在沙上，用沙子將周圍壓住，使露出部份呈着箭頭形，其方向對着正東。——這是我想避過着公路及其附近數有人烟的方向，然

後找了一兩件衣服，洗面袋，乾糧袋，黯然的對飛機告別，向東方上了路。——那從沒有路的路！

一邊慢慢的在沙上走着，一面回頭看自己的步子是否偏斜，翻過一個較彎的地帶以後，就不再看見我的飛機了。我實在很餓，到了不得已，就又吃了點巧格力糖。當夜降時，便不敢再走了，因為失去太陽恐怕方向錯誤。我坐下來吃了一條餅乾，但是吃後不久就更口渴起來。我希望能明天遇着人家，便敢於打開罐頭來吃了一半。沙子散熱非常之快，不一會就覺着寒冷起來。我將沙堆了堆，下面鋪着衣服就那樣睡了。既沒有什麼宗教信仰，用不着祈禱，儘是在胡亂思索人間的歡樂，不久就開始昏沉的睡去。

### 三

是在早晨兩三點鐘被飢渴熱醒便再也睡不成了，肚子有一種沉重而迫切的痛楚，我開始知道真正的肚餓是什麼了。我取出餅乾來吃，一吃便吃光了。（實在這樣一條餅干是一個小孩子也可以一次吃掉的。）又把剩的一半繼續吃了。一方面是自己的理智已經不能抑制飢渴的慾望，一方面因了朝陽我又生出了信心，斷定今天一定是可以找到人類的。

索性把剩的巧格力也吃光，高興的又開始走起來。

但是越走沙子越鬆，走下坡，滑下去，走上坡就很不容易了。陷得很深。太陽高起來，蒸發出不可忍耐的熱氣。這般艱難的走，我知道是非常的消耗體力的。到了中午，我已經不能再如常人一樣的前進了。我把僅有的一點食品統統丟掉了，我丟掉時心中有一種鬱怒的念頭，恨不得身輕若燕，一無掛碍才好。最終，連鞋子也被丟掉了。但



是脚板踏在滾熱的沙上灼得焦痛，走了一段，只好又倒回來尋找着穿上。如今，我只是昏亂的走，無復思想，我僅有的念頭只是「人烟」。——「人烟」！

手錶的鋼鍊也在燙灼着我的手臂，我取下來放在襯衣袋裏。漸漸我不能再走下去了，我脫掉僅有的衣裳，扭成一團，想擠出一點汗水解渴，但是不曾成功。我瘋狂的在沙上扒開上層的鮮沙，試將身體埋在裏面，當我稍覺身體能夠揮發熱量時就昏睡過去了。

夜涼又使我蘇醒，風在吹着沙粒將我掩蓋，似乎知道我即將死亡而代為埋葬一樣。而且皮膚在白日曝曬得乾裂以後，稍稍一點沙子打上都十分難於忍耐的痛楚。我只好勉強立起來試試，試着走走，但是在呼呼的風裏，不知該朝什麼地方走才對。天似乎是亮了，但是被風沙所佈，不過渾渾噩噩，只是一個半圓形的沙球而已。不久，風就更加強烈起來，簡直在這廣大的荒漠上沒有一點點東西去阻擋它一下。我能夠尋找到風的邊緣麼？我昏亂的走。沙子窸窣着鼻腔同眼睛，我還能把襯衣翻起來遮住面孔，但是不久就知道一切都不能抵抗這大自然所給我的命運，我在昏暗中灰黃的沙空裏暈厥的伏下來。

再醒轉來時，我知道自己離死亡同生存都近了。這又是一個夜晚，我的 *Waterproof* 的自動錶告訴我這是八點鐘。滿天星斗，更沒有一點風沙。我撫摸着錶在集中自己疲倦的思潮，過了些時候，便決定不再試着支撐起來行走。多就誤一刻就更糟一些。我舉起昏暗的眼睛觀看，這滿天寧靜的星斗伴着我，我竟有勇氣以極極星為準繼續向東方走去。但是現在我走得極慢，因為我簡直已經沒有一點力氣了。若在有人地方，我將被認為是一個應該靜養數月的病人。但是在這渺無人烟的荒漠裏，卻還得忍了飢渴起來行走。——鞋又被棄掉了。說是叫作「走」，實在前進得有限，因為時時我得維持自己的重心均衡，而這多麼艱難的工作啊！不然我隨時都會跌倒的。太陽出來以後，我簡直不能再這樣「走」，我又碰倒了一次，

因為沒有力氣，竟是摔得同小孩子一樣的笨拙。以至頭部埋在沙裏而沒有力氣扶它起來。我又試着爬，結果發現那比那「走」容易多了。不過太陽更高以後，週身在沙灘上都起了一種紅黑色的疹粒，發着劇痛。我餓得似乎胃要被吐出來一樣，我相信我的肺一定完全乾癟了，我的眼睛非常黑暗，模糊而又生澀，嘴唇裂口出了幾點點血就停止了。以至我還沒有嚐着它的滋味。我知道到了真正死期了。只希望快來一陣沙風早了結這無聊的旅程吧。

雖是那麽想，卻還沒有停止繼續爬的希望。我復扒開浮沙，臥入凹槽裏以避烈日，那樣昏昏睡去。我復扒開待到微風吹醒我時又是夜半。我想抬頭看看極星，但是非常艱難，費了幾次勁才看清楚。便又開始爬行了，因為我再無力使自己像個人樣的站立起來。這樣的爬，我知道，應該說是壞了，所以不久就疲乏得又失掉了勇氣，我昏靜的躺着等待死亡的來臨。

天再亮時，我看了看周圍，還是一片黃沙，但是在右前四高坡上似乎有些對風搖擺的東西。我睜了許久的眼睛，才斷定它們是枯草。在以前，這一線生機該給我多大的勇氣啊！但是現在，卻只能看看我將死的身軀的許可吧！

試着努力的爬上去，整個上午就在接近那短短幾百公尺的距離，我爬近以後，看見我是在一個高坡上，前前兩三里外有兩棵綠樹枝，再遠，我看見土山在發着紅色了。終日都努力於接近那樹枝，可是我記得是在中途又昏了過去的。

四

我是在一個頭顱嶮嶮的發現下獲救的。他滯早出來到那時看到了我，那時只能證明我不過還算是個動物而已，我很快的瘦削得已經不成個人形了。他背我到一個公路救濟站去，再由經過的汽車帶我到××，短期的治療以後，由飛機送到××來修養。

這裏，可以算是我故事終場的地方了。







空出擊，日本的第二「不可侵犯」的中隊被驅逐出了雲南的邊界。聖誕節的晚上遠在千里之外第二批的一中隊又被掃蕩出了仰光的天空。在那個聖誕節的早晨，四十架有了拉籠的有機又來進襲，但是在他們未達到目的地之前已經就爆炸了。有十九架轟炸機在未放一槍一彈之前就葬身森林中了。

這四天中，在這種一塊日本控制了五年的上空，牠受了比這更甚威震的損失還大，也許不下於在中國作戰一年的損失呢！在對美、英、荷作戰時牠們已表示出他們在空中的「不可侵犯性」。這威震不是被毀了嗎？牠們不是給了英國海軍大大的打擊嗎？（這種勝利是希特拉所未獲得的。）香港不是吃虧虧嗎？菲律賓也在陷落之中。馬尼拉、新加坡——英國的一個堡壘也都被摧毀。

可是在緬甸上空滿佈了「沙魚」，這就是日本檢便宜的障礙。二隊八十架轟炸機回國逐機的大編隊在聖誕節時來襲仰光，他們在未目的地之前已被掃得粉碎。第二天的早上藏在山林中的一大隊日本轟炸機，在他們未起飛之前也都被消滅。同日晚上的夜襲，在緬甸路上空自機也受了突擊。他們都被打得落花流水。

不久之後，日本的空中攻勢就消滅了。日本的飛機也藏進了山林，他們的詳細的進攻計劃也白花了功夫。這是一位使日本頭痛的教育家。這是一件值得日本用長時期去發掘的事。同時也是世界永遠都讚頌的事。日本進窺印度之受阻不是同盟國的優勢空軍，而是受阻於一位似乎已經被人忘記了的三個魯州低區的教員。他是三個美國陸軍退休的駕駛員，他名陳納德 (Glenn L. Chertow)。他是地製成了這個空中魔

術。他運用手不少數的國志願軍。老式的戰鬥機，少量的燃料同軍火。使日本認為「輕易」的閃電戰變成了主力戰。志願隊在飛機懸殊中，一比一，后備毫無及難於支持的情形之下，這戰事繼續一直到现在為止，五百五十二架飛機已毀，一架P-51換卅四架日機，一個美國人換九十七個日本人。

陳納德於一九九〇年九月六日生於德州 (Texas) 的康麥斯地方。他父親是裁縫花鳥生計。他在德州州立大學讀農科，後來德州立師範學校也唸過課。他當過一個鄉村中學校長。不久之後就結了婚。一九一七年他被征入伍，那時他已是三個孩子的大兒子。他在軍官訓練學校畢業之後，就做了十員通信隊的工作人員。那時已是休戰時期了。他那時已有能航空學校畢業之後他被委為新成立的美國航空隊的副尉官。

他是一位天生的教師，他擁了飛行的熱忱去研究他的新技術，他看遍了美國的空軍主要根據地及各主要機場。他最喜歡飛行迅速及戰鬥猛烈的驅逐工作。一九二九年他在夏威夷當十九驅逐隊的指揮官。這時他才開始負責空中戰術的工作。

晚間他計算籌劃。白天他試飛前人駕戰鬥機所能過的動作。因此他替空戰開闢了一個新園地。這不僅僅是陳氏要是試用他的新戰術到舊式的戰鬥飛行裏去，旁人並不想怎麼贊成。在馬克斯威爾機場時，陳氏的指揮官克里將軍 (Gen. John P. Curry) 曾說陳氏「是一個在驅逐飛行方面的權威。他是個大無畏的駕駛員，同一個能幹的領袖。」陳氏寫了一本關於空戰方面的教科書。這不過是在黑暗裏的七個輕微的閃光。

——軍、空、的、中、——

陳氏認為「各自為政」的戰鬥飛行不但是墜天第一大戰時的陷阱而且是追隨的阿淑王「註」(King Athur)之機呢？他強調如果用三架飛機編成一隊，就可以將對方散開的六架飛機擊敗，為了使航空隊相信起見，他找了兩個同隊的幫手，一起在天空密集的飛行，他們三個人飛起來就好像一個人似的，他們在空中做出許多驚人的動作，但是高級長官們把他們這種表演看成是在玩特技。

一九三七年陳氏就退休，因為他在工作時聽力大不好了。這時算成了他四十七歲的這般生活，這位「老人」同他的夫人帶了他們的八個孩子住在魯州靠近瓦特浦魯勿的聖約翰湖旁，住所是一間簡小的茅屋。

但是陳氏在這裏住得並不久，他的兩個幫手韋廉生(J.H. Williamson)同麥唐納(W.C. McDonald)退休之後到中國去訓練戰鬥人員，他們得到南京的消息知道要請願問，於是他們就去進行，中國航空的創始人，蔣委員長同蔣夫人人都很贊成，如果陳氏來的話，這個位職就留給他，陳氏不斷地得到他的飛行同伴們來電，總是說：「你應該到中國來，你一定會感到很有趣的。」最後這位老中隊長是決定起程了，他似乎已經嗅到戰爭的氣味。

悄悄地進了中國，他的一個老伴到路上去同他碰頭，使他能通過這混亂中的東方，於是這個老伴就變成了一位劇團的經理人，組織了一個劇團，這樣使他自已也能偷進日本。有一天，他們劇團正在大阪大戲院正演時，這位劇團經理人就溜上了陳氏坐的船，因為陳氏的船那時到了神戶。於是不久他們就到了上海黃浦灘，陳氏一切都準備好了，自然立刻就去了任。

一九三七年七月裏，陳氏到任不久，蔣委員長就發動了對日的抗戰，蔣委員長以為中國第一線作戰的飛機可有六百架，但那時陳氏才發現中國能作戰的飛機也不過百多架，日本已經佔了空中優勢了。

陳氏親眼看見中國的空軍為日本消滅，他想不出什麼辦法來獲得飛機同駕駛員，但是他絕不因此灰心，他堅決決絕準備着將來的計劃，可是他不是為中國少數的飛機訓練駕駛員，他是在研究日本的空軍，他估計着每一架日機的力量同弱點：：德國亨克爾式，容克式，及多尼爾式，英國霍克式，布拉克柏恩式及蕭特式，意大利飛亞特式，美國馬丁式，羅克希德式，寇蒂斯式，北美式，驅逐機同轟炸機——這些都是有美國執照在日本製造的。

陳氏把日本空戰的策略分開來看，他用心理分析去研究日本的駕駛員，他利用書中得來的知識，學習他對於環境的反應，不久之後，陳氏——這位沒有飛機，沒有駕駛員的空軍領袖，他用望遠鏡探視空中日機，并解說如何進攻日本的機羣，這使得許多參謀都十分的驚訝同欽佩。

準備中國的反攻，這些都是陳氏搜索的最仔細的材料，這些材料也許是在東京或柏林局外人最不易得的了。他把這些材料留起來作中國反攻時之用。月以繼月地，他籌劃着美國的飛機，駕駛員同器材。可是是在美國與日本妥協的時期要援助中國是無望的，在租借法案未通過之前實在沒有辦法。好在現在有幾架戰機運到中國去嗎？當然要運，但是誰有優先權呢？援助英國空軍海軍的分配，運飛機到中國，這是一項極大的挑戰。

洲，比利時，挪威，瑞典還是俄國？終究有這麼一天到了，一批本來準備運到瑞典的舊式寇蒂斯 P. 5 驅逐機一百架停運了，英國的購買委員會同意不要這批飛機，美國自然是無所謂的 P. 5 驅逐機已經是沒有多大用的了。

陳氏就獲得了這批飛機，不過這才是他難得的開始罷了！數月之後這批飛機已到中國，可是一點零件也沒有。在起初他準備用五十架，留五十架以便添補零件，他需要一批熟練的機械士。可是這只有在美國才找得到。

他們的液冷式的引擎需要用高度熱度的汽油，可是這種汽油在中國是稀若黃金的，每架飛機上的六挺機槍也需要各種的軍火，最嚴重的問題是在中國找不着這種驅逐機的駕駛員，問題實在是太多了！

陳氏經過許多的努力——他已是中國陸軍裏的將軍了，他終於去年夏天回到了美國，第一他到華盛頓，其次他到了全國各空軍根據地，他的要求是能與各駕駛員們談話，他並未受着任何人的命令也未帶什麼公函，簡直可以說什麼都沒有帶。這樣總不致開罪日本人！可是一羣一羣的人都聽見中國為何而戰，怎樣可以幫助中國等，中國非常需要駕駛員，現在每個人都有機會參加，陳氏又使他們知道這是值得一戰的戰爭。

於是一百個駕駛員同大批的機械士，裝配士，同軍械士跟了陳氏出了營房，從四十八州裏選出了這三百人，他們出發是以義勇軍為名而並不是代表航空隊。

陳氏坐了飛機飛渡了太平洋在仰光與他們聚首，他們穿過了緬甸的內地——這是他們未來的戰場，來到已經籌備好唐古的學校。簡單地用教員的口氣說，陳氏告訴這些青年關於他飛行的經驗以及從日本方面帶來的細小的秘

密。

陳氏以為與其要實行一個繁雜，龐大而沒有完善的計劃，倒不如實行一個精細而能做到的計劃。他的信條是：合作，精細。他訓練他的青年們就好像一位一流的教練訓練一隊動作迅速的籃球隊。他用英、德、意、法、日、中、以美採用的戰術去訓練他們，他每天用六小時到八小時的功夫去訓練他們；一直到他們飛得好了為止。然後他把他們組織成兩架一對去演習同樣動作，最後才編隊飛行。他把隊上的每一架飛機好像都能操縱在一隻手裏一般。

#### 攻擊敵人的要點

他根據知識同經驗教他們如何作戰。他作戰的原理很簡單，日機爬得快，轉得快，火力較強，但是 P. 5 只有兩個優點——而且僅僅只有這兩個——牠比較飛得快，機體比較堅固在俯衝方面也較日機為優。他的攻擊計劃是要日機暴露本身的弱點，這樣才可利用 P. 5 的快同堅固。總之，陳氏認為他佔了一個優勢，那就是說日本也像美、英、德一樣地用着那舊式的戰法，可是這羣孩子們接受了一種新的戰法——機羣散開進攻，用上下翻騰法。

除此之外，他給他的孩子們五個規條：第一，絕不要單獨進攻——一架 P. 5 與一架日機作戰等於一對三，但是兩架一組的 P. 5 可以勝過六架日機；第二先站着各人的崗位，然後你應該知道將在什麼地方遇見敵人；第三，省用子彈，你的子彈每六發都應該打在敵機上，你們用不着顧慮對方打來的子彈；第四，不要想立刻把敵機打掉，攻擊一次上利用你最有利的火然後掉頭回家；第五，不要在那裏等着看——因為這樣你自己要吃虧的。

在唐古的時候他們把 P. 5 的頭畫成了一個沙魚嘴，

因為日本人是內地的人物，他們是很尊重魚的，而且魚是他們的主要食料，加以他們又是那麼的迷信，因此他們對於沙魚是頗懷戒心的。後來 P-40 又有了旁的一種裝飾，也許日本會不喜歡這種裝飾的罷？因為每架 P-40 一架，這位得勝的駕駛員就得一張日本的小國旗，這個勝利的標記——鮮紅的圓點塗在白色的底面上——是塗在風置下面的。在志願隊裏面每個人至少都得了兩三個，有的打上十架以上，前中隊長紐克爾克 (Jack Newkirk) 機上竟塗了二十八個之多。

中國對於老虎是敬之如神的，所以志願隊的駕駛員稱他們自己是「老虎沙魚」他們是中國的「飛虎沙魚」隊，也是世界聞名的「飛虎」隊。

同時陳氏也籌備着遠在中國雲南騰林峻嶺中的主要根據地。這塊根據地靠近一個翠湖的湖泊，拔海六千英尺，牠是在滇緬路上的一個理想的根據地，在牠的週圍，陳氏又設立了一個機巧的視聽機構。第一步成立了「攔截電台」，這些電台是由中國的義勇隊攜帶了輕便的無線電收音機，埋伏在日本機場附近組織成功的。其次是情報網，第二圈離根據地有二百英里，第二圈一百五十英里，這些情報網也是由數百忠勇的中國人所組織，他們每個人都受過訓練。例如，敵機的監視，敵機機種之識別，敵機速度及方向之測量等；事實上這種種都是很巧妙的。

到了十一月裏，陳氏報告 委員長志願隊已籌備就緒了，他只有兩個機數了的中隊。一隊是退休的陸軍駕駛員，另一隊是由海軍學校出身的，有八架組成了一分隊都是受過海軍訓練的駕駛員，他沒有預備隊，也沒有後備的軍火同燃料。在十二月七日那個星期日的早晨，戰爭的

狂焰很快的燒過了太平洋之後，陳氏的孩子們已準備好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一個禮拜天的早上，第一次機會來了，六架 P-40 爬上了天空。日本的「不可侵犯」的中隊被打擊得粉碎，然而這六架 P-40 却未損絲毫，揚揚得意的回到昆明去向那「老人」報告經過去了。

陳氏過去告訴部下的事都成了事實，在這裏「陳氏制度」實行之後，大家都懷着熱望。來襲的日機的編隊，同動作正如陳氏在唐古黑板上說的一樣，後來在麻省夕康克 (Seekonk) 生長的杜浦 (Parker Dupuy) 同一架「O-2」日機作戰，他想到陳氏告訴過他們的「O-2」爬得快，但是「O-2」有快，堅固，兩個優點，這個青年他絕對信任陳氏的教訓，於是他便向日機俯衝，眼見日機的翅膀被打得粉碎。自此之後，大家更相信這位「老人」的話不錯了。

經過四年的四年，陳氏為中國吐了第一口氣，在他們能出擊的前夕，緬甸的英軍已經在呼籲「將志願隊派往仰光」聖誕節前一日早上，明加羅登 (Mingaloon) 航空站僅僅停了十八架舊式的 P-40，英國人認為真是洩氣了！這不過是十八架飛機而已！可是皇家空軍有他們兩倍以上飛機數。警報發出了，八十架日機進襲。

在兩方未交鋒之前，日本甚至於英國也沒有把陳氏的力量放在眼裏。作戰之後英機擊落日機六架可是本身損失四架。然而另外的十八個志願隊駕駛員在擊落日機十九架之後本身唯一的損失是有一架 P-40 的翼上中了一彈而已！勝利的消息像野火似的燃遍了中國。這麼一來，使日軍對緬甸的閃電戰乃歸於無效。在這一戰表示出我們美國人的勇氣而此種表現將為美國軍人歷史中最光明且永垂不朽

之二頁，這樣志願隊繼續作了六十二天戰。

如果能獲得繼續援助的話，那麼這一小隊的志願軍的勇氣將為同盟國在亞洲大陸上勇猛作戰的火花塞！

要避免敵人的攔擊，那麼轟炸機在出動時一定要驅逐機掩護的。在緬甸河流，山林地帶的同盟軍極需幫助，在失望的境地裏這小小的一羣發揮了極大的威力。

巧妙的合作

這工作看起來是無望的了——可是陳氏則不以為然。他將要用技術來克服這點，他訓練他的駕駛員不用兩架編隊而用三架編隊。作戰時自然用兩架P-40為主，第三架等在高空，隨時準備俯衝以救友機，為了機槍子彈的缺乏，P-40還帶些2.5磅的破壞彈，放在裝照明彈的地方，有時也放在駕駛員的膝上。

每次一得到敵機有集中的消息之後，這羣「沙魚」就趕去消滅敵機，往往在敵機未起飛之前就被他們消滅了，而且志願隊還消滅來援的日機。

陳氏他不但只知日機空戰時的秘密而且進一步研究日機進攻的技術。他要使日本戰鬥機無法進攻。在日軍未渡過中國海之前志願隊以少數的轟炸機截斷了日軍進攻部隊的生命線，陳氏很明瞭日本運輸機構的底細。以中國為根據地的轟炸機——在戰鬥機掩護之下，可以使日本的進攻等於步行那麼慢。利用少數轟炸機，陳氏實行了「狼狽轟炸」對五個安南的根據地，加以猛炸！這些根據地是進攻馬來亞，同菲律賓的給養地。而且陳氏更籌劃着三點半鐘可到東京同四點鐘可到菲律賓的根據地，他惟一的要求就是轟炸機。

新加坡陷落之後，日本就增援駐緬的空軍，因為日本

在緬甸作戰的三百架飛機已為陳氏的飛虎隊消滅過半了，他們懷着報仇雪恨的心情在夜間把新飛機調了進來，駕駛員都是在馬來亞，菲律賓上空作過戰的老手。

就在這個時候，陳氏把他的戰疲了的駕駛員同飛機也運進了中國。他們在這裏：裝配士修補機身，機翼上的彈痕，機械士修理着過時的馬達，軍械士清理槍械回子彈帶，就像在海洋上修理一隻主力艦。幸好在這短短的時期中隊上的駕駛員比飛機多，可以用生力軍去替換那久戰的戰士，讓他們能在昆明休息休息。

現在陳氏的問題是如何使戰鬥能繼續進行，這個問題真不易解決。可是日機覺得每次進襲緬甸時都碰見源源不斷的「飛虎沙魚」羣，事實上在緬甸戰爭的初期，陳氏指揮的機數也不過只有十八架左右，所以能愈戰愈強的原因是他們有再接再厲的精神。十二月底陳氏已陷於絕望的境地，他的飛機只有卅架能飛，而且在飛機上的六挺機械大多數只有兩挺能用。

這時一個奇蹟出現了，一架飛剪號從印度飛來，帶來了機槍的零件，於是這許多機槍又開始活動。這是由一位民用航空公司的經理帶來的，陳氏稱他為「我的右臂」。同時這位經理又帶出十三噸P-40的零件。這些都是無價寶呵！卅二小時後三中隊每中隊十八架充數的P-40又躍在天空。十二小時之後日機三個中隊又被毀滅於瓜拉山(Davao Hill)上。

陳納德——奇蹟的工作者

除此之外陳氏還造成個奇蹟，汽油在中國是稀品，汽油好像黃金，陳氏之能貯藏高度燃燒的汽油，那能力就是中國人也想像不到，陳氏之獲得軍火也可以說是個奇蹟。



現在陳氏已五十有一，可是他正如在他指揮下的二十來歲的小伙子們一樣的強壯。因為他有瘦長而健壯的體格，所以看起來似乎不止五、六十時，他的頭髮黑得同他的頭髮一樣，炯炯發光的眼睛從他多年在露天工作而熬黑了的皮膚的臉上射出光芒。他很注意別人的體格，同時他也注意自己。他可以同隊上的棒角健將們掙角，但網球打得不錯，在棒球戲中也是個很好的投手。他做事重視紀律，談話是常常帶着那沉重，嚴厲而略帶緩慢的聲調，他的胸襟極大，他能記得每個在志願隊裏的人，在隊裏誰也知道這位「老人」是那麼富於同情，是那麼接受勸告同那麼有勇氣的。

現在陳氏很少飛行。他日以繼夜的設計作戰計劃，利用新策略，打擊日寇，同時又對付日本的詭計。他使每架 P-40 能抵上二十架日機。他主張駕駛員們早睡，自然他自己也睡得早。但是他很少睡得着，因為他在床上還在籌劃着一切呢！如果他計劃好了一個新的進攻的策略，他就在天未亮時又起床了，精神是那樣的飽滿，正像一隻才充了電的電瓶。

當他的孩子們在作戰時，他是十分的緊張，他在他那小小的辦公室裏渡來渡去踏着滿是香烟頭的地氈，身後飄着一縷縷地煙霧。他詛咒那擾亂着他與戰士們連絡的電話或無線電的雜音，在戰士們未全部安全飛回時，誰也不敢大聲說一句話。如果有一位戰士作了不可避免的犧牲時，陳氏就好像失了他的愛子一樣的悲痛！

#### 日本的反噬

自然日本不會就這樣甘休！於是乃猛襲志願隊根據地。但是在陳氏「攔截電台」監視之下，日機是很少得逞的。

當然所有的「沙魚」有時也不能全部起飛，因為他們不是超人，他們是受了美國式的訓練而更接受了新的戰術的青年。他們是一羣有決心，有毅力的青年。

像他們這種人物現在美國還可以成千成萬的訓練出來。這羣「飛虎」戰鬥員作戰以來，到底陣亡多少被俘多少，這還是個軍事上的秘密。

志願隊在叢林地帶的緬甸內地，由獄地帶的雲南——中國的屏障——作戰之後，人員，飛機已有相當損失，於是他們移到了中國的內地準備對日繼續抗戰。危機一天比一天多，人員一天比一天少。這用火焰，血同勇氣寫成的美國作戰歷史上的一章，也漸漸地要告一段落了！

第二章還需待人去繼續寫成。志願隊的勝利證明日本並不是不可侵犯的。同時也使日本在珍珠港，馬尼拉，新加坡及荷屬東印度的氣勢受相當的打擊。七月四日志願隊解散之後將由美國空軍接替，這羣「飛虎」還是繼續的生存下去——除了有同樣的傳統，同樣的人員外還加上更多的來源。在不勒里登將軍 (General Brewster) 指揮之下陳氏將任戰鬥機總指揮，在另一個世界四萬萬人心中，陳氏是他們的希望。

四月十六日羅斯福總統將陳氏等二十八人的名單交國會，晉升陳氏為少將。

他仍然像一個老兵，除了對每日的工作盡量做得完善之外，還等着其他的命令。

(完)

「註」英人之崇拜 King Arthur 有如我國人之崇拜

關聖人，King Arthur 部下之武士多為單獨作戰而亡。



# 新新女報

民 威

滑翔訓練班第二期共有女生十六名，男生三十三名。這四十九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都通過了人生的若干痛苦，成長到今天，茲簡略記下他們的生平，雖很平凡，却反映出了這一時代青年的生活本體，形象，以及他們內心之所思，所感。

作者

## 梁素珠

廣西省的一個五世同堂四十多人的家族裏出生，父親是長子，家裏的人和事都有點「紅樓夢」和「巴金」的「家」中情景。經濟基礎是放在商業上面。到七歲時還不能讀書，一個開明的姑姑教以認字，後來出面主張，家中才請了一個家庭教師。在家中讀了幾年，又由那個姑姑出面主張，她自己還哭着以絕食相要求，才獲准入了學校。入學校後，爲了剪去髮辮，祖父還是不肯，一家中哪能容得無尾狗呀！一終於又還是准了。小學畢業後又遇難關，可是經過請求才准考入了南寧女中。從此算是踏入正常的求學過程，不致被家人所阻了，也可想見內地女孩的困難和家教與社會的阻力多麼大。

## 初中階段即因敵機轟炸學校遷至

同正，祖父又不准隨校遷往，就轉入武中。那地方有叔祖父在，可以照料。後考入南寧高中，並先經看護訓練半年，又趕往南中遷往的同正縣馬村。讀了半年，因南寧吃緊，隨校遷往鎮結縣結安鄉上課。當時日夜行路，生活艱苦極了。在結安鄉席地而讀，按膝而寫的過了二個學期，正當作期考時，母親由南寧逃出，顛沛於奔武鳴途中，在鄉下得病亡故消息傳來，這女孩難受極了，悲痛之餘，自己也病了，抱病考完，即告假奔喪。從結安鄉到武鳴鄉下要行四天的山路，只有幾位男同學作伴，又是酷暑，驕陽蒸晒之下，日行百里，到家只看到衰老的祖父與憂鬱的父親及無依的弟弟們，母親已不能一見了。

## 悲痛中鄉居一陣，轉學桂林高中

，又是遠程奔涉。在桂中已讀到第六學期了，招考滑翔學生消息發表。猶不去，太可惜了；去，學業未結，亦頗可惜。終於應考，被錄取了，於是決心開始新的生活。

## 夏克華

二十年前的秋天，生長於上海。家中有祖父母，父親，母親。父親是徐州人，母親是山東人，他們都是從事革命工作而被迫離開鄉土的。在上海租界上，他們還是冒險工作。可是孩子們却不知道這些，只是像在一個普通家庭里一般的生長着。四歲時有了妹妹，自己也就開始識字。因此，身體發育受影響，常鬧病。九歲正式入學校讀四年級，功課跟不上，就不太用心，常做活動，而

疏遠書本。十二歲入肇和中學，功課仍是平常。妹妹與弟弟在小學的功課成績却不壞，母親因此以妹妹來激勵他。讀二年級時，父親的事業失敗，家中人人憂慮，她開始知道人生的成功與失敗界限。父親送她去培明女中讀書，她從此知道上進用心了。

七七事變後，父親離滬他去，家中在上海頗為困難，靠外祖母的接濟過活。這時她求學更辛勤，母親應允她高中畢業後，多讓他去內地高中。畢業後，她離滬了。

離家前二個月，父親曾有信來：「我很好，希望家人努力報國，雖然已失一臂，仗還是要打的，勝利前是無法返家的，如家人有願來此者，這邊一定迎納。」

二十九年六月底，跨上航行寧波的船。她離滬到了內地，她是自由了，但家人却在上海受苦。外祖母逝世了，妹妹中斷了初中學業到父親所生的地方去了，母親帶了弟弟們還在上海苦過。

過去的辛酸苦痛水般流去了，未來得努力去創造。今日，則在太陽，風，曠野中鍛鍊着，也許可以成就一點於國家有利的事業罷！

### 譚雲雲

出生在廣西南寧，父親經商，哥與姊分別學商與醫，家境很好，可是因父親突然病逝遂使得家庭陷入了大不幸中。從此母親與哥哥不得不負起持家的責任。

在初中時，敵寇入侵南寧，一家人流亡輾轉，回到原籍貴縣。她去桂林讀書，在桂林中學讀了二年高中，因為不想要家中負擔自己的學費，所以入廣西綏靖公署政治部工作。因坐辦公廳無甚興趣，轉入廣西日報社工作，在這里學了不少做人處事的經驗。

桂林的被炸，與空襲期的避難痛苦使得她決定要去升空；所以，她考入滑翔班，企望有一天能夠在天空殺敵。

### 王菊芬

雲南的山谷里出生，父親和伯父在祠堂里所設的書院是她初次進入的學校。她對下水捉魚，拋石子，比讀書更有趣。對自己的書本和物件守護得很厲害，一次小姪女在她視上沾點墨去塗寫，被她狠狠的把小姪女手腕弄破。及到看見了血才怕了，哭傷。

土匪的黑夜放火和行劫，夜晚逃

亡的辛苦與危險，逼着這一家遷往昆明去住。可是昆明的小學教師不斷的予以體罰，使她換了許多學校，才告成小學階段。入初中，考得不好，被錄取預備班，受此刺激，發奮圖求上進，學期未終以成績優良升為正生。

七七事變後，昆明所受「九二八」敵機的狂炸使得她又下鄉。家中人到開遠三十里的一佃村莊上去住，叔叔送她去虹入鄉村師範。初次離開家人，不習慣，很憂鬱，終於途中生病，回開遠家中。後來接同學信說學校遷至呈貢，仍可註冊入學，於是又動了求知心，決定忍痛離家前往了。

在呈貢，仍是好玩，好吃，功課又壞了起來，弄得頗為狼狽。但因本校學生，所以仍能升入高中。年齡大了，自然也要開明點，所以又能苦苦研讀了。可是，哥哥的一個電報又使她陷入悲痛：「母親突染急病，逝世，正當學期終了，可不必請假回家以誤功課。」她發呆，想，為什麼這個能幹而又敏捷的媽媽會無救的死去？是因爲內地無良醫良藥，母親的損失使她決心想學醫，因不能醫活死去的母親，但可以使自己心理上得到一種

抵償。可是終又想，母親，所以到內地是由於敵機狂炸，臨死時母親尚厭恨敵機的擾害。如今滑翔班給她一個初階，也許有一天可以為死去的母親求得一點補償，若是能打下敵機來的話。

王麗曦

湖南慈利縣後坪出生，父親曾任瀏陽縣知事，後在家侍奉祖母，學中醫，為一鄉診治了不少的病人。母親雖未入過學校，不但能詩書，且能作畫。兄妹共五人，不幸哥哥在蘇聯讀書時為了救別人溺死水中。家中剩下的四姊妹就被父母當男孩一般珍愛，一個個的鼓勵她們出外讀書。

她從小學到初中畢業都不曾踏出鄉里，二十六年秋始離家入桃源省立第四中學。請至三年級時，因武漢失陷，長沙危急，隨校遷往辰縣。住了一年半，畢業後任辰縣鄉村師範數學教員兼兵工署第六子弟學校美術教員。三十年秋隨廠入川，目的在到陪都開學，原擬入大學工程系，或專攻建築科，因自信數理根底尚好。那料到了陪都，思潮一變，而投考滑翔班了。

父親失去了兒子，這個女兒，如

果能在滑翔界造點成績，也可抵償他的損失。

龐永芳

祖系順着福建到廣東，廣東到廣西的路移居到廣西省陸川縣的一個小村落里。用勞力，把鋤開闢了荒地。父代是四弟兄，三姊妹，祖父死得早，大伯早夭，行二的父親就主持了家務照料弟妹。父親終身不能外出被拘束在村莊與鄉里，這是大原因。

她胞同兄弟姊妹十三人，又是倒數第二，長成的是五個哥哥和她。小孩時代哥哥們已去上海讀大學。大哥哥兒比她還大一歲。大哥二哥讀政治系，入政界服務，三哥曾任中學體育教員，後入廣西航校，畢業後，在南甯防地練習失事殉職。七哥則隨軍出發徐州得病返來在長沙療養，不幸亦病故。她的親兄弟如此相繼亡故，予她以極大的悲痛。

祖母對她最親切，原因是母親忙着照料妹妹去了。小時候人都說她是「亞婆女」（陸川叫祖母為亞婆），跟妹妹吵起嘴來時，也是祖母幫她，對抗母親的助妹局勢。

十二歲時與大姪女同往南甯讀書，那時大哥，三哥，七哥等均在南。

哥哥的朋友都以為她已十五歲了，使哥哥們大笑不止。到南甯第二個夏天，高小畢業時，大哥為她和姪女買了游泳衣，整天在水壘跟同學們學游泳。當初學會時興趣十足，到處游去划來的撞人。大哥發現小妹已會游泳，便教以正確姿勢，轉瞬，游法，於是慢慢和大哥七哥就成了南甯水上健將之一。第六屆全國運動會時，她與七哥被選為廣西省代表，到上海去參加競賽。她得了一個百公尺仰泳第四名，算未白行一遭。

廿六年冬由初中畢業入南甯高中，第三學期因避空襲疏散下鄉。學校遷至隆安縣鄉村，因不服水土返鄉，正值廣州武漢失守，靠近廣東的故鄉便有不少在廣州讀書的學生逃回來，戰地氣氛逐漸逼近，她就參加了戰時工作團，從事組訓工作二年之久。母親和大哥囑咐繼續學業，於是去桂林入石中。已是三年級了，滑翔班招考，不願失去機會，就投入了這空軍搖籃！

龍慈

廣西省龍江流域的三岔（屬山宜縣）地方出生，這地方是一個商業市墟，一邊通宜山，一邊通柳州，四面

有山峯，龍江中也有二小石山，童年即在此山水中渡過。父親弟兄五人，結婚後，不甘心一輩子做一鄉農，山以外的大地在吸引她，可是祖父却不允兒子脫離農耕與鄉土，結果父親與前母就一同偷跑離鄉。

不做自耕農的父親做了異地大地主的傭工，工餘就弄方塊字，認，讀，寫。時間血汗使他累積了一些錢，有了一些讀寫文字的根底，就去一個縣城里讀書，畢業後回到家鄉，租了屋子設私塾教學生，繼而擴充學校。鄉土有學校，是由這位「武訓」式的苦力父親創始的。

可惜前母辛勞一生，生了五個子女都在天花中死掉。父親娶了生母，除了辦學校外，母親也刻苦的磨豆腐幫助持家，慢慢由生意中的累積，買了住宅，田地，牛馬，祖父也恢復了對父親的關係，大哥出世，隨後三個生出來未長成即夭折。龍慈是最小的個女孩，父親辭去學校職務，在家管理家務，教母識字寫字。哥哥在柳州中學讀書，常寄方塊字回來。母親一面自己讀，一面即以之教慈，並且教法是：把糖菓給與跟認讀成功不誤連在一起。因此，入學前她就是識

字的女孩了。

家中讀書空氣瀰漫，龍慈讀了幾年，母親也送她去讀小學。叔叔死了，五叔的二個兒子也接到家中來養，而且也送去讀書，其中小的一個，到學校門口始穿上制服，放學後剛出大門即恢復農家的衣裳，回家除溫習課外尚努力做田間工作。這種家風影響了她：要讀書，要吃苦，要上進！

小學完了放入宜山中學，同學去考者僅她一人錄取，因此不想去，父親逼着去，初離家一切無憑依似的，終於習慣了，成績不錯，尤愛自然科學課程。在春假暑假，功課效力小於家的吸力，又回到三岔，晒谷子，澆菜，植菓木，下田，守水碾。父親有六個水碾，無人看守，就給人白碾，如一守就有了收入。雖然在田間水勞動，但對象是自然，所以也易靜靜的凝思。可是在學校里又活動起來，玩球，交朋友，等等。

廣西初中畢業生必須於三年課程後再去受半年軍訓方准畢業，領文憑。男生軍事訓練，完全像兵一般的學習，女生則是看護訓練，她於初中三年後去南寧受看護訓練，因水土不服

一病三月，再去受訓，敵已陷廣州，不久南寧受侵，主持訓練的軍醫學校遷右江岸邊的田陽縣田州的草屋。期滿入桂林中學高中部。由於敵機不斷侵桂，甲天下的山水，成了氣魄偉大的書卷展開在被激動的心胸前。

讀理科功課，最初是歡喜，最後又羨慕文科同學可以讀課外讀物，決心入了大學就學習或經濟。由於花了許多時間在數學上，連運動也放棄了。

學滑翔的心理是由於章教官到廣西表演才引動的，哥哥勸她：「不要遠離家鄉，父親年老了呀！」在情感上也以此為是，可是，像當年父親由家鄉逃出到廣大世界上來一樣，她也要見見本地，更想升入天空，當考取由桂林啓程後，過桂林黔鐵路邊的家鄉後，才投了一信去家，告訴老年的雙親與長兄，這佃農家女，已北上遠行了！

「天空就是我們的家！」這女孩如此高唱！

(待續)





血軍

我有一個愛看雲的嗜好，如同我愛看彩色畫一般。

雲與霞都是可愛的，如像一個熱情多姿的少女，可是，有時它又像一個黑面的鬼魔，令人害怕。

我喜歡在盛夏的黎明靜看魚鱗天上的變幻，我喜歡在炎午的時分看那堆在天心的將帶來暴風雨的蒼薩們鈎心鬥角——在氣象學上是稱它做積雲吧！

我還愛看那傍晚的紅霞飛躍，就像離外的玫瑰花。

雲霞會給你一些可愛的幻想，啓發你美麗的思潮。

X

X

X

X

當你猛覺到苦惱的長茅，直戳到你的心窩時，你會扣緊了眉鎖，向蒼遙遠的天際喘着長氣，你會對那悠閑的彩雲厭棄，使你養生着感想，你會憤恨它無情的流過你的頭頂，又無聲無響的飄到可怕的遠方。

一個少女答應了你的求愛，你會感到是生平第一件快事，你會樂得發昏，甚致你不相信那粉紅色的箋封上，窈窕的字跡裏所流露出的熱情是假的，也許你感到進入了另一個世界，那時，你對着蔚藍色的天空，就回憶起愛人那明亮的眼眸，幽幽的自雲，你會比擬是愛人靜穩的唇縫裏顯露出來的玉齒，落日時的紅霞，你會疑心是胭脂膏粉的香腮了。

形象給你，是你不會想像到的，或許是雄獅的怒首，許是猛虎的爪牙，許是一帶遙遠的湖景，許是河仙姑在舞着綉紗，張飛在揚着盔甲！也許是：……  
只要你有工夫去察看，在整個的天幕上會使你發現出許多許多好玩的形像，而且是畢像的……  
我更常常見到雲塊們，為爭伸張自己的面積同高度，與別的雲塊們作過劇烈的排擠，彼此吞噬，傾軋嫉妬，如同人們一般的複雜，我害怕一種黑雲，猛烈的飛過來，遮沒了一帶金黃色的朋霞，或者是陣黑風吹散了天幕上那幅美麗的圖畫，我會替他們感到痛楚，抱着不平，更是說不出的憐惜。  
我騎着捲意的馬達，翱翔在遊蕩的天邊，一團團的雲霧，在一邊肆意的鈎引着我也許我知道我繞過一個雲的愛好者吧！因此我向他親近，這天，風雲倒地的邊，不，乾乾的灑灑的灑灑，我激翹了機頭，向六秋深白雲裏鑽去，我總探窺他的秘密，我腰纏花盡情的擁抱我，呵，我人時就看見了天那地，一殿異樣的氣味向我襲來，我想噴嚏，我忘記了飛機的姿勢，馬達現在以與奮奮的狂鳴呀，唔，我開始有了對雲霧的恐懼，黑雲而存感壓力的時，我覺到雲裏不覺感啊，這簡直是黑暗

的內幕啊！……」

我對自己解釋了，甚致自己就心起來，我害怕飛機變成了倒飛，或者是螺旋；沒有人理睬我，我一個人害怕了，我想推機頭俯衝下去，哦！下面是山地，可怕的山峯會使人演出血肉的慘劇，上昇嗎！我不知道上去是否又是一個可怕的雲海，我不敢推動我的駕駛桿，因為儀表都動亂了，我沒有把握判斷是平飛呢還是側飛，或者是……

我急了，甚致我痛恨這雲層。

這裏面的光線是灰暗的，簡直和遲暮的景象一樣；隆隆的馬達機械的吼着，我恨它不給一點同情的援助；我正被恐怖與焦急的繩索束縛得幾乎透不過氣來的時候，猛見到前方是一團白光，我像海船見到燈塔一般的高興，我猛力的衝過去，啊！得救了，我噓了口氣，再回頭看看那可怕的雲山，顯示出一個猙獰的魔鬼頭影，我不禁搖搖頭，背心已浸着一身冷汗。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原來是如此惡毒的「黑幕」！

我噓了一口長氣，默然的感謝着上帝。

另外的一壁天，也被堆滿了雲團，如同我剛才遭遇的一樣，我害怕了，趕快迴避。

原來美麗的後面還有毒辣，在幸福的天國裏，我想也隱藏有痛苦吧！從此我害怕被黑雲把我湮沒，我怕它把我吞噬，就像它習慣的吞噬著別的彩雲一樣。

難怪美麗的紅霞，總常跟著太陽躲在天邊，讓黑雲蓋在我們的頭頂，大概它也是害怕了吧！有時我見到黑雲裏起了沸漲，甚致想吞噬空中僅有的幾絲白雲和一點碎亂的紅霞，時常太陽也被它征服了，讓大地失去了光明。這是遭醜惡的黑雲統治了天下，它從不顧慮到人們的需要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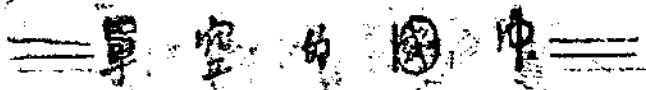
黑暗而是光明啊！它只知道盡力保持自己的地位，把所有同色的黑雲聯繫起來，提防著被疾風報復它。

大概是它這麼想吧！人們和彩霞們在一同作鬼，利用風去撕毀它的衣襟，它惱怒了，向著日霞響著威嚇的疾雷，閃著電光，向地面用無情的雨滴來敲打。

我是多麼的不服氣啊！我是受到多麼大的委屈啊！我可憐自己的渺小，同時可憐著光明的渺小，黑雲啊！像烏鴉般的黑雲，我憎恨你了！我們不需要你，你死吧！死到宇宙的那面去吧！現在的世界，不是需要黑暗而是需要永遠的光明啊！

雲！河如的黑雲，從此我恨你，我討厭你，很多人也都恨你討厭你，因為你蒙蔽了我的眼睛，因為你吞滅了光明，你以為可以用你繁多的魔力就能統治這世界嗎？你以為被你壓迫下的人們就順服你嗎？不！我們都不需要你，都要毀散你，我所禱急風的來臨，終會把你趕出這一片美麗的天空，縱然你賄賂著急風的初志，但是，我們有決心，索與我們每個人鼓滿一口氣吧！用力的吹，那更是一陣疾風中的疾風，你能抵擋這無情的懲罰嗎？我們要吹散你，讓黎明的朝霞來吧！將帶來世界上光明燦爛，自由和平，讓正義之光芒照耀在我們美麗的祖國裏，發出出把離的快樂萌芽，聽自由的鳴歌，唱永遠摒棄那黑雲般的烏鴉。

一九四二·八·一七。



### 悼李寶誠

由流星隊大隊出發赴睡嶼山的前夜，我曾與李分隊長寶誠匆匆一晤。他談了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不意我由峨嵋歸來不久，突接吳國鑑弟一信，云寶誠已於七月十四日上午九時，試飛一架小者墮地着火殉難了。

貴還在西古城時，即已與寶誠相識，他表着很樸實，體格却魁偉，說話總是心平氣靜的，有熱力，但不時刻奔放，而以含蓄方式表現。他在隊中，熱心於辦公益事，如合作社之類，也常幫忙人家解決困苦問題。本太肯表現自己，總是無聲無響的做事。

他是廣東中山縣人，民國四年四月四日出生，有三兄一姊，父歿母在，家人均居香港。他亦是在香港讀的中學，後因不堪香港的生活方式之苛虐，投身於廣東航校學習飛行，繼轉入中央航校於第二期畢業。

二十八年七月四日，流星隊大隊在成都上空擊落敵人奧田轟炸之五

### 美麗的恐怖

永遠忘不了啊！  
那美麗的恐怖，  
一個夜晚，  
月照在長空，  
淒涼地，  
一兩聲犬吠，  
那聲低沉，  
城已空了，  
原野的暗影，  
隱匿着猙獰的人。

探照燈射出光源，  
像睜大的眼，  
在蒼茫的夜空巡視，  
驅逐機已經起飛了，  
祖國的蒼鷹，  
新型的，  
像螢火在蕩漾，  
光尾給人以驚喜的速率，  
哼着輕快的歌。

除了機聲，  
靜得像海，  
（期待着吞食觸礁的來舟。）

### 唐一

大地有些顫震，  
必跟着跳，  
血跟着湧，  
苦難跟着來，  
勝利也跟着來。

照空變迅速捉住了罪惡的污點，  
交叉的光流裏，  
敵機慌亂的飛行，  
顯然，  
是驚恐了。

高射砲響了，  
砲彈在敵機四週爆炸，  
驅逐機流星般的，  
衝進敵機羣，  
又穿出來，  
機槍咯咯的，  
夜空裏爆裂着美麗的火花，  
迎接這不速之客！  
宇宙默然，  
馬達沉重的怒吼！



劉俊誠亦曾參加。奮勇向前，不顧己身之安危。——

入中後會調至昆明任航校教官，但心不甘就此失却戰鬥機會，又重入隊。今年五月滇緬線作戰時，實誠亦隨隊出發，曾以機槍子彈掃射滇西地上的入侵敵軍。

他也是運動健將，「短跑」，「足球」是他的興趣與成就所在。

戰友們可惜他不曾好好的再戰鬥的生活下去，就從此不見他的活躍。

青年戰士如鮮花，正待春風和日暖中實現生命里最燦爛的一段光彩，不期一點小的厄運湊合，就奪去這寶貴的生命。

他雖無家室的遺留與牽掛，但是與他相處的朋友們終覺得他不該去，至少也去得太早了些！

白雲還在舒展，太陽還在放光，世界是新秋的黄熟一片，但是，營房中，實誠的床上空了。

### 七月晚會

張志平

夏天雨後的黃昏，那清麗得如浸在澄清的湖水裏的郊景，東方，斜抹着一道彩虹——逗起人們美麗的遐思！這會兒，我們在牽牛花藤的綠蔭里

咯咯！

（轟！轟！轟！）  
咯咯！咯咯！

砰！砰！砰！

地上着火了，

火苗燒紅夜幕，

黑暗裏，

誰抱着頭，

苦痛的哼着，

「那是城裏，

媽的！

着了火呀！」

大地遼闊而嚴肅，

匍匐在田野裏，

時光停滯在顫抖的心頭，

每一聲爆炸，

帶來些恐怖的漩渦！

× × × × × × × × × ×

拖着火焰的尾巴，

一架敵機落下來！

大地像一個殭屍，

窒息的恐怖裏，

墮下了一點微笑。

× × × × × × × × × ×

聽着勝利的馬達，

我沉醉在美麗的恐怖裏。

× × × × × × × × × ×

今夜，

月照在長空；

夜闌人靜了，

你喲！祖國的蒼鷹！

領空的鬥士！

還在翱翔，

我熟悉你啊！

熟悉你戰鬥的姿態！

熟悉你輕快的馬達！

看着你流星般的劃過夜空，

憶起美麗的恐怖；

我愛美麗的恐怖，

給白雲嵌上更多光榮的烙記；

像銀河的光輝，

唱起勝利的歌吧！

× × × × × × × × × ×

八日一日寫於皇城

，展開了晚會。

最先舉行會餐，列席者：有高級長官、飛行軍官及機械人員與來賓和家屬；計三百餘人，表現着整個的團結力量 and 共同生死的信念！在極端欣歡沸騰的情緒下，第X路X司令官立起給全體講話：昭示我們大隊過去的英勇與戰績，更切望今後更應繼續奮鬥，果敢進進，重創V軍高無上的光榮勝利！在一陣又一陣的熱烈的鼓掌聲中，會餐終了。

晚間，紫綠的燈光，柔和的音樂，戰鬥的軍歌，與那濃密蔥綠的牽牛藤和天竺的明月繁星相映，造成美麗的，活躍的夏之夜。七時至九時，放演歌舞影片，鴛鴦雙飛。

電影畢。在裝飾鮮美的中由室裏，十對舞伴在音樂聲中，以各種美妙的步履開始舞蹈。其間，并穿插有單獨的精彩表演，博得大家一陣陣熱烈的掌聲！真的，在這場合下，是任情鼓舞，高歌！

夜色逐漸加深，熱烈情緒也隨着加深！突破黑暗的深宵吧！健壯的追隨時光乍現的黎明——乘風飛去，投入戰鬥的懷抱！

### 揚子江海空協戰曲

甘運衡

抗戰的風雲，捲起民族的怒吼，瀾漫在揚子江，偉大的艦隊，成戰鬥的行進，劈開洶湧的巨浪，雄赳的英姿，像一座座山堡，拱衛全國的心臟。

中國的咽喉，需要威猛的鐵甲，佈下殲敵的刃山！勇敢的艦艦，率領着隊伍，封鎖了要塞，鞏固後防。

高空裏飛來惡鷲，分批轟炸，激起了江濤的反抗，萬道的火鏈，向天發射，抓破敵機銀白的胸膛。

滾滾的黃流，張開光榮的血口，將侵略的倭機吞葬！茫茫的江上，隱約有敵艦的影蹤，向着要塞駛航。

無畏的戰士，嚴肅陣容，裝上了砲彈，監視着前方；集中目標，排砲轟擊，硝煙裏國旗更威武的飄揚。

遠遠黑雲下，江水翻出泡沫，沸騰起熾烈的火光！

（沿江的浪濤，插進雲霧，雲霧裏招來神鷹的戰團，浩蕩的隊伍，破雲而來，輪流着俯衝，投下巨彈，殘餘的敵艦，有的散逃，有的一團發煙，永沉大川。

藍天的鐵翅，一陣賊飛，一陣攀升，奏着凱歌返航！

英勇的艦隊，執行守土的任务，巡邏在揚子江上，戰鬥的號角，在蒼空呼嘯，激起全民抗爭的巨浪，

堅強的陣列，迂迴出動，為獲得一把自由的陽光，在反攻裏，築成鐵壘，不許敵艦伸出進襲的臂膀！

六，二十六，築橋築壘



# 神鷹曲

(三幕劇) 李東絲

## 第二幕

幾數日後。夜。

金志飛家裏的會客室。台後左邊爲一高大的窗子，掛着綠色的窗幔。窗後右邊，靠着右壁爲一很寬的樓梯，直達離台口後三分之一之處，有欄杆扶手；右後角由樓梯而形成一個壁櫥。左爲通外間的門。室中有沙發，茶椅，圓枱，椅子，衣架等。陳設簡單而雅緻。

室內坐着四五位青年。穿着空軍軍人平常穿着的便服。——一條軍褲，一件亮皮加克或黃駱駝布的軍大衣有的繫着一條黑色的方頭領帶。他們有的坐在雙人沙發上低聲談話。有的坐在桌旁喝茶。金志飛在樓梯上出現。金：現任我們的客人來了。請諸位鼓掌歡迎。(大家笑着鼓掌。)

不樓梯上出現了巴比尼與吳曼君。巴比尼站住了，很不自然地望着下面的人。他強地微笑着，頰頰地地點首。(吳曼君笑着)巴比尼先生，很「不出來了」吧？

君。巴比尼站住了，很不自然地望着下面的人。他強地微笑着，頰頰地地點首。(吳曼君笑着)巴比尼先生，很「不出來了」吧？

都掛上了。一層驚訝，掌聲突然止。巴比尼：沒有，中國話不容易學，但低低地聲音邊線在他們中間。巴比尼：這是不容易忘。……我很慶幸，巴比尼：這是不容易忘。……我很慶幸，巴比尼：這是不容易忘。……我很慶幸，

吧？(吳曼君笑着)巴比尼先生，很「不出來了」吧？

吳：(讓巴比尼走下來。巴比尼先生)趕快打斷他的話。(不要客氣，

，請！)巴比尼先生，很「不出來了」吧？

巴比尼：(直直地走下)請坐。你見過的是，爲了作戰的關係，許多

請坐。你見過的是，爲了作戰的關係，許多

金：(讓巴比尼坐下。巴比尼先生)趕快打斷他的話。(不要客氣，

你看，你過去辛辛苦苦地所訓練出

來這些學生，他們都已經是很幹練

的戰士了。我想，你現在看到了他

們，心裏一定是很高興，很愉快。

巴比尼：(又勉強地笑了笑。)是的，

我心裏很高興，很愉快，很……

送給諸人。)

君，拿葡萄酒來！

吳曼君打開櫃門，一盤倒滿了葡萄酒的杯子已經預備好了。她分

金：(端着那杯酒)葡萄酒是象徵血與熱情，今天，第一是：我奉到命令，派我到轟炸部隊工作，今後要與諸位同甘苦共生死了。第二是：與我的老同事，諸位的老教官，巴比尼先生久別重逢，又歡聚一堂。這是多麼值得我們紀念的呀！來！痛飲一杯！

(於是都把杯子高高地舉起來碰在一塊。)

(此刻，門忽然被推開了。王蓬闖了進來。)

王：對不起，來晚了！

金：噢，還有，第三，是與我的老朋友王蓬接風。

王：(他一下子看見了巴比尼，呆呆地瞪視着他。)啊？巴比尼！

金：(一陣高興地大笑)哈哈！

吳：(同時送過一杯酒去。)王蓬，給你酒。

王：(並沒接酒，忽地一下子掏出手槍，指着巴比尼。)不准動！

(衆人一驚。)

巴比尼：(面無人色)啊！！(酒杯從手中滑下去了。)

金：王蓬！

王：好大膽，你跑到這裏來！

吳：王蓬！收起你的槍來！

王：你們這是幹什麼？

金：王蓬！不要胡鬧。巴比尼教官因為思念中國，思念他的學生們，所以歷經艱險地又回到中國來，我們不該熱烈地歡迎他嗎？

巴比尼：不……不……

王：(冷笑)我知道你不是。金志飛，你們受騙了！

金：(坦然地)我並沒受騙。

王：你這大騙子！

巴比尼：我並沒欺騙他們，是他們要這樣對待我的。

王：你們知道他是什麼人嗎？他雖然是一個意大利人，他雖然過去是我們航校的教官，但是，他現在却是我們的敵人！

衆：(除了金與吳)敵人？

王：「八一四」敵機轟炸寬橋，領航的是誰？就是他，就是我們曾經以上賓之禮待之的這位巴比尼教官！

衆：(憤不可遏)他？打！——打死他！

把他捆起來！

(四五個人擁擁而上。巴比尼本能地退到樓梯上去。吳曼君跑到巴比尼身前擋住他們。)

吳：不要動手！不要動手！

金：大家先靜一靜！靜一靜！(轉身向王蓬)你怎麼知道是巴比尼領航的呢？

王：我今天在一個被擊落的敵人的日記上看到的。

金：唔。可是，這有什麼關係呢？

王：沒關係！

金：王蓬，關於巴比尼先生替敵人領航的事我知道。

王：你知道？你知道為什麼……？

金：你聽我說，巴比尼先生確實是曾經替敵人領航，來轟炸他所寄居多年的寬橋。但是，他心裏並不願意做這件事，他是萬不得已；他的政府派他做這件工作，他又有什麼辦法呢？比方說你吧，你是曾經在日本學航空的，從前在日本教你的那位吉籐大尉，現在率領着他那吉籐戰鬥隊到中國來作戰了，你能不親手用機槍向你那過去的教官——現在敵人——吉籐大尉射擊嗎？在戰爭中，是沒有個人的成份存在的。

王：是的，在戰爭中，是不允許有個人的情感存在。他過去是我們航校的教官，是我們的好朋友；但，他已經把朋友出賣了，現在他是我們

的敵人了！你不應該情取用事！這是在戰爭中！他是我們的敵人！

金：但是，現在，巴比尼先生很不幸地，也可以說是很幸運地，被我們擊落了，被我們俘虜了；哦，（向

巴比尼）巴比尼先生，對不起，我不應該把「俘虜」這個字搬到你身上。（又向王）現在，他已經不能再為敵人戰鬥了，而且，他根本就不願意為日本人戰鬥。他已經不是我們的敵人了！不是我們的敵人了，個人的情感不就又存在了嗎？

所以，我特別請求司令官恢復巴比尼先生的自由，住在我的家裏。

衆：司令官已經允許了！

金：聽，司令官允許了我的請求。我相信，巴比尼先生一定把自由的中國當作他的祖國；他將像過去一樣地給我們更多的幫助！

（衆人漸漸明白了金志飛的用意，憤怒平息了下去。王遂把他的槍收了起來。）

金：（看一看他們，繼續地說）巴比尼先生曾經耐心地教導我們同學們飛行，作戰，他是我們中國空軍的恩師，我們應該永遠尊敬他，中國是一個講禮道的國家，我們願以義

道結交巴比尼先生！

王：志飛，對不起，我破壞了你這個有意義的聚會。

吳：（笑着走向王）你這個毛三槍，不問青紅皂白，就要起手槍來，還不趕快向巴比尼先生道歉！

王：（走至樓梯前，向巴比尼鞠躬）請你原諒，巴比尼先生！

衆：（也向巴比尼鞠躬）請你原諒，巴比尼教官！

巴比尼：（不安地）我，我，我心裏很慚愧……（他慢慢地從樓梯上走下來，走到金志飛的面前。）志飛，我很感激你對我的好意。你，以你的生命，擔保一個曾經一度是你的敵人的異邦友人；你，以你的可欽佩的偉大的道義之言，替我重新挽回了這些令人難以忘懷的友誼。但是，一個墜入地獄裏的人，地獄是他最合適的居處。志飛，請你再把我送到監獄裏去吧，讓我在那裏向上帝懺悔我的罪過，懺悔我這永遠不能泯滅的污點……

金：巴比尼先生，請你不要難過。

吳：巴比尼先生，你昨天晚上，抱着毛毛跟我說：『過去的，像一個甜蜜的夢，現在，是一個可怕的惡夢

。』可是，現在可怕的惡夢已經完全幻滅了。你不是說，願意看着可愛的中國成為米爾頓的「樂園」嗎？樂園裏，將永遠沒有地獄的！

巴比尼：（長長地歎了一口氣。）但，我却是「失樂園」的人了！在一場噩夢中，我失掉了樂園，永遠……

金：朋友，把可怕的惡夢忘掉吧！重溫我們的甜蜜的美夢吧！來！喝了這一杯象徵血與熱情的葡萄酒吧！

（大家又重新舉起了酒杯。）

（Dark Change——燈光漸暗。少頃，一陣開堂歡笑聲。少頃，燈光轉亮。人們正在與巴比尼握手道別。一個一個走向門去。）

金：（突然）請你們等一等，我還有一件事。（大家站住）。這一次我請求司令官派我到隊上去工作，司令官

給了我一個使命，就是炸沉敵人的旗艦。這是上邊的密令，必須完成這個任務。請諸位好好地準備一下。

衆：是。（向巴比尼）巴比尼教官，再見！（轉身欲下。）

巴比尼：（突然）請你們等一等！

衆：（又回轉身來，舉着正在沉思的

巴比尼。少頃，其中的一個問道：「什麼事，巴比尼教官？」

巴比尼：（在屋裏徘徊着，垂着頭，一語不發地在想什麼。）

金：巴比尼先生，你有什麼見教嗎？

巴比尼：（仍然默默地。少頃，站住，望着他們）沒什麼，你們去吧！

（突然門被推開了，又進來了兩三個飛行員。）

A：王蓬，可找着你了。

王：什麼事？

B：敵人扔下一個通訊袋來……

王：在那裏？

C：就在離我們打下來的那架敵機不遠的樹林子裏。

A：（掏出一張紙來。）裏面裝着這麼一張紙，大隊長說找你看，因為是日文的。

王：唔。（接過來。）好！這傢伙。

衆：什麼事？

B：一定是給漢奸的通訊。

王：不是給漢奸的。

B：不是給漢奸的？

王：是給我們的。

C：給我們的？幹嗎？

王：幹嗎？挑戰！

衆：挑戰！

王：這就是他們的挑戰書。（讀）「敬告中國空軍戰鬥員：君等竟擊斃吾人之友巴比尼……」

衆：巴比尼！

A.B.C.：（三人隨着其他人的目光發現了巴比尼，驚訝地。）啊？巴比尼！

衆：（怒視巴比尼）巴比尼先生！

金：各位同志。請你們先靜聽完了他們的挑戰書再說。（用眼一瞥巴比尼。）

巴比尼：（他像觸了電一般）陰謀！陰謀！可怕的陰謀呀！（一下子坐到沙發上，頭埋在雙手中。）

金：王蓬，念下去！

王：「……君等竟擊斃吾人之友巴比尼，吾人決與君等決一雌雄，明日拂曉在君等之機場上空會見。日軍戰鬥隊，吉藤大尉。」

金：吉藤大尉？

吳：王蓬，就是你在日本跟他學飛行的那個吉藤嗎？

王：就是他，就是那個蠻橫的老賊！他居然敢向我們挑起戰來啦！誰還怕他不戒！這個東西！（把那份挑戰書往桌子一拍，放下。氣得眼直瞪着。）

衆：（除了金志飛王蓬與吳愛君，都激憤地嚷！）跟他幹！誰怕他！幹！連他也搽死！對！把他也搽斃了！好與他的好朋友巴比尼先生合葬！

：（大衆嚷成一團。）

金：（向他們丟了個眼色，衆人靜了下來，眼望着巴比尼。聲柔氣和地）這位吉藤大尉倒是很夠朋友，滿講義氣的。

巴比尼：（驕地抬起頭來，眼望着金站起來）志飛！你……（呆着）

金：不是嗎，巴比尼先生？

王：哪兒那麼些廢話！巴比尼！乾脆，你打算怎麼辦吧！

巴比尼：這雖然是日本人的狠毒陰謀，但是我不願意向你們剖白，我何必剖白呢？

王：剖白也沒用！是吉藤的朋友，你就慷慨地承認；是我們的朋友，你就乾脆痛痛快快地把他們空軍中的秘密告訴我們，咱們也不必撈撈抹抹的弄那一套。

巴比尼：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也沒有什麼軍事秘密告訴你。

王：你有命沒有？

巴比尼：命在你們手裏。

王：那就好辦！

金：王蓬！坐下。曼君，拿幾塊餅乾給王蓬，堵住他的嘴。

王：咄！（坐下，吳曼君真拿了幾塊餅乾給他。）我不吃！

金：（沉着地）這的確是敵人的一個陰謀，他們一定知道巴比尼先生並沒死，他們也知道巴比尼先生過去與我們的關係，他們深恐巴比尼先生有什麼對他們不利的舉動，所以就用這封挑戰書來離開我們，一方面使巴比尼先生因此不好意思對他們有什麼不利；一方面使我們懷疑巴比尼先生的一切，甚至可以使我們殺害了巴比尼先生。這是一條毒辣的計，巴比尼先生說的一點也不錯，這是陰謀，狠毒的陰謀。

王：哼，祇有他才信他那一套鬼話。金：王蓬！吉藤大尉向你挑戰了，有恨你向吉藤發！

A：對！走吧老王，回去報告大隊長，我們準備明天拂曉迎戰吧。

王：（向金）你別看不起我，我把吉藤打下來給你看！

A. B. C. 走走！

王：你們先回去，

B：你還在這裏幹什麼？

王：我跟巴比尼算清這筆賬！

金：曼君，你陪巴比尼先到樓上去吧。

王：（向前衝去）志飛！你……

A. B. C.：（拉住王蓬）走吧！走吧！……

打下吉藤來再算這筆賬好了！走！

（三人拉着他往外走。）

吳：（同時）巴比尼先生，我們先到樓上去吧。（與巴比尼一塊走上樓去。）

金：（見他們都去了。在屋裏徘徊了一會，然後向那四五個人）我們今天晚上就出發。

其中一人：今天晚上去轟炸那隻旗艦

金：嗯，趁他們的戰鬥機來挑戰的時候，我們去轟炸他們的旗艦，你們趕快回去準備，我馬上就到隊上去

衆：是。（下）

金：（興奮地）明天……明天……

（然後又陷入沉思中。他把電燈熄了，月光照了進來，他在屋裏徘徊着。）

（少頃，巴比尼在樓梯上出現。）

金：（並沒看見他。忽然抬頭看見樓梯上有一個人影站在那兒，不禁一驚，）誰？

巴比尼：我！（他走了下來。）志飛你

是不是也有一點懷疑我？

金：不！不！一點也沒有！

巴比尼：（他慢慢地坐到沙發上。）

啊，日本人的陰謀真毒呀！

金：（走過去，拉着巴比尼的手。）巴比尼，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是個夠朋友的人。（兩個眼望着他的眼。

巴比尼：（少頃）志飛，你要去炸敵人

的旗艦嗎？

金：嗯。

巴比尼：你有把握能把它炸沉嗎？

金：我知道這是一件困難的工作。

巴比尼：這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工作，它的防空設備很好，很難把它炸沉。

金：要是炸不沉那艘旗艦我祇有死。

巴比尼：死？

金：死！因為我已經在司令官面前立下了「軍令狀」。

巴比尼：「軍令狀」？什麼叫「軍令狀」？

金：在古時候，中國軍隊中有所謂「軍令狀」這回事，就是大元帥交下一個困難的任務，執行這個任務的那位將軍為了保證他一定能完成這個任務，他就在大元帥面前親筆寫下一個字據，註明如果他不能完成這個任務，他甘願受斬頭的死刑。

這個字據，就名之為「軍令狀」。

巴比尼：志飛，我願意幫助你。

金：我很感激你！巴比尼，我知道，爲了我們的友誼，你一定肯給我真誠的幫助的。

巴比尼：你讓我替你去。

金：你替我去？

巴比尼：是的。我替你去。我一定能炸沉那艘旗艦！

金：你要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不，你

不能去。

巴比尼：那末，請你派一架機



子給我，我跟你去。

金：(搖搖頭)那……也不成。

巴比尼：(自語似地)不成……志飛，那我就沒法幫助你了。

金：(把電燈打開。)

巴比尼：你為什麼把燈打開了？

金：怎麼？你不喜歡光亮嗎？

巴比尼：不是。(坐在那裏，把頭垂了下去，默默地。)

金：(也默默地站在他的面前，兩眼凝視着他，少頃。)

巴比尼：(抬起頭來)嗎？

金：我們這樣待你，情誼還不夠嗎？

巴比尼：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金：我從你的眼裏看出來，你心裏在作一個計劃。

巴比尼：(瞪着驚訝的眼)計劃？

金：一個驚人的計劃。

巴比尼：你，(他一下子站起來，臉上，眼裏，現着興奮，愉快的表情，抓起金志飛的手來握着。)

志飛：你，你，你的眼真銳利！

金：(冷笑着拍他的肩)朋友，你算了吧！

巴比尼：(仰着頭，自語地)一個驚人的計劃……一個驚人的計劃……

金：(轉轉的)的確是一個驚人的計劃。你想巧妙地駕着我們的飛機——逃

巴比尼：(突然驚駭地)啊……逃……不！不！不是！志飛！不是！

金：(沉着地)怎麼又不是了呢？

巴比尼：不是！不是！絕對不是！你錯了！

金：我錯了？

巴比尼：你猜想錯了！我絕不是在計劃逃，我是……

金：你是在打算與那位稱你為「吾人之友巴比尼」的吉藤再見面！

巴比尼：啊！天呀！(他倒在沙發上)

我怎麼向你剖白我這顆心呢？

金：用不着剖白，中國人有一句俗話叫做「人心換人心」！

巴比尼：給我一把刀！志飛，請你給我一把手，我把我的心挖出來給你

看！

金：不用挖出你的心來。你告訴我，為什麼你能一定炸沉那艘旗艦就成

了。

巴比尼：我不能告訴你。

金：為什麼你不能告訴我？

巴比尼：我也不能告訴你為什麼。朋友！你不告訴我，就等於已經告訴我了。

巴比尼：不，你不會知道的。

金：我並沒要求你的幫助，是你自己說要幫助我的。但是，你心裏想的這

個幫助，祇有天曉得！鬼知道！

巴比尼：志飛……請你相信我……：既然如此，那麼……請你熄了燈，可以嗎？

金：可以，也許「黑暗」是你最合適的居處。(把燈熄了。)

巴比尼：志飛，請你過來，靠近我坐

着……既然我不能替你去，那麼我祇好給你一個次一等的幫助，請你相信我，相信我所給你的這個幫助。

金：我相信你，你的聲音使我相信你了。

巴比尼：我告訴你一個有用處的軍事秘密好了。

金：軍事秘密？

巴比尼：嗯，你知道了這個秘密，雖然不敢說有絕對的把握能炸沉那艘

旗艦，但是，可以有百分之八十的可能。不過，在我告訴你這個軍事秘密之前，你得答應我一個要求。

金：什麼要求？

巴比尼：你答應我不告訴任何人，不告訴任何人說這個軍事秘密是從我

嘴裏洩露出來的，永不告訴別人，甚至你的太太。

金：(想了想)可以！

巴比尼：請你把門鎖起來。

金：(站起來，望了他一會)好！(去鎖門。)

巴比尼：(走至窗前，向窗外望了望，然後把窗子關起來。)

夜很靜。(轉回身)志飛，請你點上一支蠟燭吧。

金：(點上了一支蠟燭。)

巴比尼：(把窗簾放下來，去端着蠟燭台向沙發去坐下。把蠟燭台放在他面前的地下。)

志飛，來，坐在這兒。(指着他前面的一把椅子。)

金：(坐在他前面，兩眼望着他。)

巴比尼：志飛，我這一次被派到日本空軍中去作戰，是曾經在國內很嚴肅的宣了誓，在日本又宣了誓，是不能洩露軍事秘密的；一個人，是要尊重他的誓詞。不是嗎？

金：是的，但是一個人是更應該尊重正義的。

巴比尼：我寧是這樣做了，對我自己是無所謂，我反正是個永遠不幸的人了。但是這會影響我的國家。

金：那麼，你是又不打算告訴我那個軍事秘密了？

巴比尼：不，現在是逼着我非告訴你不可了。志飛，請你最好是先散佈出一個消息去，就說我已經死了，他們不是說我被擊斃了嗎？就利用他們的陰謀，反擊回去，防備他們萬一疑心到是我，責難我們意大利政府。

金：好，我打電話給司令官，請他公佈你死的消息。這樣成吧？

巴比尼：好。

金：那麼請你趕快告訴我那個軍事秘密吧。  
巴比尼：這個軍事秘密，就是夜間飛機飛過旗艦上空的信號。左翼上的燈要忽明忽滅地不住地閃動，油門每隔半分鐘要關閉一次，翅膀搖一次，一共三次。然後在旗艦上空先盤旋一週，再開大油門，作「8」字形盤旋一次，繞至旗艦的東南方，

再關閉油門，向旗艦俯衝下降，於是艦上的一塊鋼甲便自己張開了，準備接受從飛機上擲下來的通訊袋，你可以用炸彈代替他們所希望的通訊袋。

金：(伸出手去與巴比尼緊緊地握手。 ) 謝謝你，給我這寶貴的軍事秘密。

巴比尼：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金：是的，我一定遵守我的諾言。但是，你得告訴我，為什麼你去就有絕對炸沉的把握？

巴比尼：志飛，我不是已經說過，那是不能告訴你的嗎？

金：你不願意我有絕對的把握嗎？

巴比尼：不是。我誠心地希望你完成這件工作。

金：那麼，你一定還有更重要的秘密不願意告訴我。

巴比尼：全部秘密都告訴你了。

金：不，一定還有一點最重要的你不願意洩露給我。

巴比尼：沒有，沒有，的確是再沒有秘密貢獻給你了。志飛，絕對的把握，與八成的把握，這中間的差別不是所知道的秘密的多少的問題，而是我去與你去這一點不同的關係。

金：這是什麼意思？

巴比尼：是我們所用的技術不同的關係。

金：你是說我的轟炸技術不如你？

巴比尼：不是，你的轟炸技術是我一向所佩服的。

金：巴比尼，請不要這樣吞吞吐吐的吧！

巴比尼：(望着燭光出了一會神。 ) 好，我給你說了吧。但是，對於你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我有一個計劃，正如你所說，算是一個驚人的計劃。你要知道，張開了的那一塊鋼甲是並不十分大的，要想聽得準是非俯衝得很低不可，投一個通訊袋，俯衝得很低是沒有什麼關係，但是，投炸彈却不成了，俯衝得太低了，炸彈的爆炸會連自己的飛機也炸壞了。所以，必須俯衝到相當的距離就投彈，這樣，準確性不減少了嗎？再說，這艘旗艦的噸數很大，要想把它用炸彈炸沉，是比較難有十分把握的。

金：那麼，你的計劃……？

巴比尼：(陰沉地)我是打算，飛機，炸彈，我自己，一同向那旗艦衝撞上去！開足了馬力，速度，重量，炸藥，三個力，就可以把它炸沉，就可以把我與旗艦都炸得粉碎，他們永遠不會知道是我……但是，你不讓我去……

金：(很快地)把電燈開亮。(巴比尼，你去我去是一樣！)

巴比尼：不！祇有我能這樣做。

金：我也能！

巴比尼：你不能，你不能這樣做！

金：你是說我沒有這種勇氣？

巴比尼：不是你沒有這種勇氣，是你不必這樣做。你有你的可愛的國家，可愛的家庭，可愛的妻與子。但我，我是一個生不如死的人了。

一個活着沒有意思的人，死滅是他最好的一條路。（他一下把臘燭吹滅。）……但是，一個陷落在絕境中的人，却連一條路也沒有。……

（Dark Chance）——金志飛一人站在窗前，把窗簾擦開，月光使舞台微亮。他又把窗子推開，然後走至電燈開關處，把燈開亮，走至台中桌前。）

金：（在沈思中，重誦巴比尼的話。）……飛機，炸彈，我自己，……開足了馬力，速度，重量，炸藥，……一直擲下去！……把它炸沉！……可愛的國家，可愛的家庭，可愛的妻與子……（他拿起桌上的一杯葡萄酒，望着杯中鮮紅的酒精，血，與熱情……（他一飲而盡，放下杯子，走上樓梯去。低聲地）曼君！（但又轉回身來往下走）不！還是不告訴她的好。（走下來，奔至衣架前，拿下他的上衣來，向門走去。此時，吳曼君在樓梯上出現。）

吳：志飛！

金：（轉身）唔。

吳：（從樓梯走了下來）你要出去嗎？

吳：這樣晚睡還到那兒去？

金：到，到隊上去。

吳：有事嗎？

金：唔。

吳：什麼事？

金：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要去辦一下。毛毛睡了嗎？

吳：睡了。

金：巴比尼呢？

吳：在他屋裏。

金：他已經睡了嗎？

吳：他像是睡不着，我聽着他在屋裏走來走去的。

金：（把身上的手鎗掏出來，遞給吳。）這隻鎗給你。

吳：你給我手鎗幹嗎？

金：拿着，（吳接過手鎗去，他又把手鎗解下來，也遞給吳。）這隻鎗帶在你的身上。

吳：我帶着這隻手鎗幹嗎？（把它放在桌上。）

金：我用不着它了。曼君，從現在起，你要好好地守着巴比尼，不要離開他一步。

吳：你說他……？

金：我恐怕他要自殺，你無論如何要生法在他身旁，時時刻刻要留心他，如果要是你發覺他有自殺的企圖，而無法阻止時，就用槍打他的腿或手。

吳：用槍打他？

金：打傷他，保全他的生命，這隻槍

，你要好好地收藏着，防止他自殺或敵人的暗殺，你守到明天下午，司令部會派人接他去的。

吳：你明天不回家嗎？

金：唔。

吳：出任務？

金：也許，……你好好地招撫毛毛吧。

吳：你，你這是什麼意思？

金：沒什麼，我是怕奶媽夜裏貪睡，不管他，讓他受了涼。

吳：他在我床上呢。

金：他睡熟了嗎？

吳：睡熟了一睡着還在笑咪咪的呢。

金：毛毛是個好孩子，不哭，也不鬧，很聰明。曼君，我知道，你是很愛他的……

吳：你不是很愛他的嗎？

金：是的，我也很喜歡他。但是，曼君，母親太愛他的孩子了，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吳：怎麼？

金：我希望你不要太溺愛他。這樣會把一個聰明的孩子慣壞了。

吳：我倒是怕你把他慣壞了呢？

金：我不會慣他了。從今以後你要負起這全部責任了。

吳：啊？志飛！你……？

金：現在戰事已經全面展開了，我又調到隊上去，也許以後我不能常回家來，也許說不定有什麼調動，我要到很遠的地方去，也許……

吳：志飛！也許什麼？

金：我是說，也許你要對毛毛更加多負一點撫養的責任了，要是你覺得實在忙不過來時，那麼，你就去對司令官講講，暫時把你的職務請別人擔任起來，專心教養我們的孩子。我想以後也許要有許多沒人教養的孩子，那麼你可以本着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句古語，去教育下一代，這也是件很重要的工作。

吳：志飛！我們還是會能夠時常見面的，你要是真的很忙了，那麼就不要老是記掛着我們，我會好好地招撫毛毛的，要是有空閒的時候，你就回家來看看我與毛毛，那怕是一分鐘都成；要是你長時期地調駐到別的地方去，可能的話，我會帶着毛毛去，我們盡可能的不要分離。

金：但是，曼君，在戰爭中，離散是難免的，祇要我們能心心相印，精誠相愛，生離死別是沒關係的。

吳：志飛，你是個勇敢的人，你不要讓我與毛毛影響了你的勇氣。

金：是的，我知道你也是一個勇敢的女子，曼君，從今天起，你要全當作沒有這個丈夫。

吳：啊！志飛！你不要說這些可怕的話吧！

是覺得寂寞的時候，可以到西安去找媽媽。

吳：志飛！志飛！你為什麼說這些可怕的話！你告訴我！你告訴我！你要去幹什麼去！你不要瞞着我！你心裏一定有什麼事瞞着我！你為什麼要瞞着我？不，志飛！你不應該對我有一絲一毫的隱瞞！告訴我！親愛的志飛！你要告訴我！

金：曼君！堅強些！不要這樣女人氣！

吳：你告訴我，現在你幹什麼去？

金：我不是已經跟你說過，到隊上去。

吳：你今天晚上出發去轟炸？

金：聽。

吳：去轟炸那隻旗艦？

金：聽。

吳：（靠在他的胸前，仰着頭，望着他的臉。）志飛，你會把那隻旗艦炸沉的！

金：是的，我一定會把那隻旗艦炸沉。

吳：志飛！你會回來的！

金：是的，我會回來的。

吳：志飛！你的眼為什麼不看着我呢？你為什麼出神地向上望着？你在想什麼？

金：我沒想什麼。

吳：你那樣呆呆地……

金：我在靜靜地聞你頭髮上散發出來的氣息。

吳：不，你在騙我！你那個樣我怕！

金：不要怕！（把她的頭按下，壓偎着她的鬢髮。）曼君，拿出你的勇氣來，勇敢地完成你所肩負的使命。

吳：志飛！……

金：好好地撫養毛毛，好好地監視着巴比尼。

吳：是，你放心好了。

金：等着，等着看你的志飛……

吳：我等着你，我不睡。我等着看你的凱旋而歸。

金：不是，我是說，等着看你的志飛在那東海上開一朵光榮的花。

吳：你完成任務以後要馬上來看我。

金：是的，我會帶着微笑來看你。

（二人緊緊地擁抱一下，志飛鬆開她，轉身一直走了出去。）

（吳隨至門前，然後又走向窗子，向窗外望着。）

吳：他走了。（又走到桌前，拿起手槍來，向樓上望了望。）他為什麼叫我監視巴比尼？（呆呆地站在那裏癡想。）

（閉幕）

本刊減低售價

每册一元五角

#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歌天

第十二封

螺旋 (Spins)

朋友：

自從抗戰以來，你常在報紙上看見空戰的消息吧？如果這次空戰我們擊落了敵人的飛機，那麼這段文字也許有「敵機冒着火焰一陣螺旋衝下去了」的寫法。在敵機被擊毀之後，是常有「螺旋」這現象的。也許你在疑問：為什麼飛機一壞，常有「螺旋」這現象？現在我來答覆你：飛機壞了，雖然不是必定要成「螺旋」，但是，十之八九，飛機只要失掉了操縱能力時，最容易變成「螺旋」的。這是因為：飛機的製造和裝配都是特別為了飛行的緣故。所以，當牠落下的時候，不是像一塊鐵蛋或石頭一樣向下直墜。

以上是飛機壞了之後變成「螺旋」的現象。不過，飛機不壞，有時候因為作別的動作，操縱上發生錯誤，不，甚至飛機動作中稍一不順當，也往往能夠變成「螺旋」，因此，飛機在天空飛行時變成「螺旋」，這是常有的現象。飛機變成「螺旋」，是可以利用技術改正的。好，現在我們就來談一談「螺旋」。

螺旋，即是飛機失掉了飛行的速度，機頭先往下墜，隨後飛機轉着向下降落，這就算是螺旋。

螺旋的做法：飛機在平飛中，關盡油門，慢慢再把機頭拉高，在飛機將到失速的狀態中，如果是向右作螺旋，那麼現在就將駕駛杆往右後方拉完，同時（一定要同時），把右舵也繼續蹬完，這時候，機頭從右上方倒栽下來，一

直倒到頭朝下方，之後，這飛機就頭朝下繼續的旋轉起來，這就是進入螺旋中了。

另外也有兩種作法：一種是在飛機平飛中，關盡油門，拉高機頭，待飛機要失速時，向右作，即蹬滿右邊方向舵，駕駛杆向正後方拉完，飛機即進入螺旋。

再一類，也是於飛機平飛中。關盡油門，拉高機頭，待飛機失速時，向右作，即照右邊方向舵蹬滿，同時却把駕駛杆往左後方拉完，飛機仍向右方進入螺旋。

還有帶油門的作法，那麼就是不關油門，做法則與前幾種完全相同。

如果要是向左方作螺旋呢，一切動作按照前邊的幾種反轉過去做，那就是向左邊作的螺旋。

現在我們再談螺旋的改出法。假如，現在我們作的是，一個三百六十度的螺旋，那麼在你進入螺旋後，旋轉到三百二十度的時候，就可開始收回方向舵和駕駛杆。飛機轉至三百六十度時，大致就不再繼續旋轉了，這時候飛機成一種平直俯衝的狀態，然後把駕駛杆徐徐拉後，使機頭恢復平飛，即可關動油門，這就是一個螺旋將作成了。

另一種改法，是飛機旋轉到三四五十度時，開始把駕駛杆和方向舵收回，并且改正到反對方向，飛機停止旋轉後，將機頭拉平，關動油門，恢復平飛狀態。

還有一種改法，假如飛機旋轉到不可改正的情況中，這時候你可以把駕駛杆鬆到前方，方向舵左右互蹬幾下，



使能互相擺平，操縱系完全放鬆，等飛機自然的改正過來，到了平直俯衝的時候，拉起機頭，恢復平飛。

以上只說旋轉三百六十度的螺旋，要作七百二十度，甚至三圈，五圈，八圈的螺旋都可以。不過，螺旋是愈轉愈快的。

改正的目標，你可以在作以前就地面上的遠處選定一個顯明的目標就行了。

作螺旋當注意的，即在你未作之前，一定要看看下空有沒有別的飛機，同時，你一定要在三千英尺以上去作。

在初學飛行的人，大多頭一兩次作這課目，身體常常

感覺不適。不過，次數做的多就習慣了。

常有人說，螺旋是救命的動作。本來也如此。飛機在意外的動作中，最容易變成螺旋。而螺旋又可以改正到恢復平飛的狀態。

另外，在戰鬥的時候，也可以常常用螺旋而逃避敵人的尾追。因為飛機進入螺旋後，是很不規則的飛行，因而敵人常無法瞄準了。

所以，這一課目，希望你把它揣摩一下，將來臨到你登上飛機時，學習起來，是有點幫助的。

美國空軍總司令安諾德將軍八月十四日致電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將軍，電文如下：鄙人謹代表美國陸軍航空隊同仁，恭賀貴國之空軍盛節。由於五年來空軍鬥士之英勇所造成之今日空軍節，不特為中國之重要紀念，且亦為美國重要紀念之一。回憶中美兩國空軍人員之精誠團結，乃有陳納德將軍之卓越戰績，至堪忻慰！中國空軍堅忍不拔之偉大精神，有助於美國遠征軍之來華，實非淺鮮。兩民主國家間之此種精神，若繼續無間，則無形中即可決定日本之命運也。

# 大眾航空

第四卷 第八期

一段空中旅行的經過.....	戚 民
小學實施航空教育的嘗試.....	胡 顏 立
德國航空大眾化概述.....	捷 夫
高空飛行時「卡爾柏亨」之應用.....	薛 蟻 生 譯
談飛機螺旋槳.....	周 蓮 影
馬達的歌喉.....	卜 文 譯
美國航空無線電設備之生產.....	歐 陽 圓
由美機產量說到英機襲德.....	王 冀 曾 譯
怎樣飛模型飛機.....	大 凡
模型飛機比賽與空軍藝展雜綴.....	洞 庭
小 實 驗.....	東 絲
漫 畫.....	柔 之
零 碎.....	都 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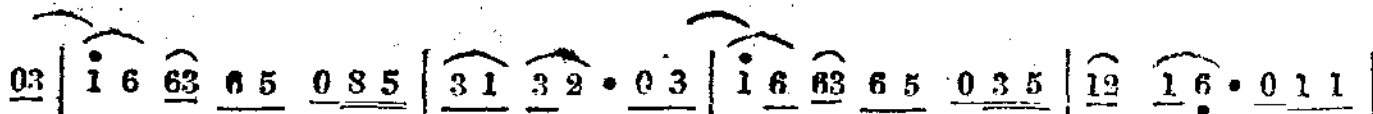
G調 4/4

# 天羅地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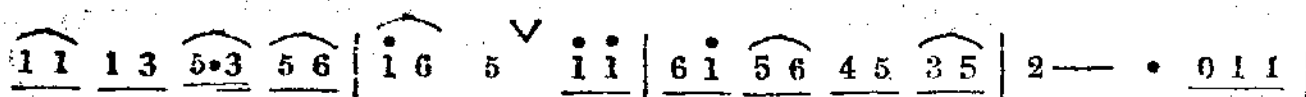
海陶 燕沙 詞曲

(緊張有力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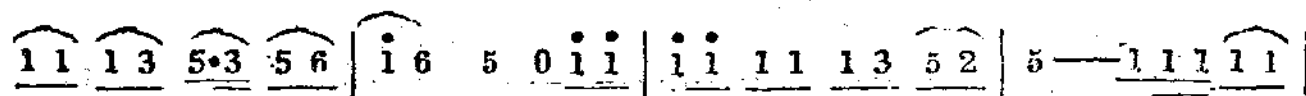
——勇敢的射擊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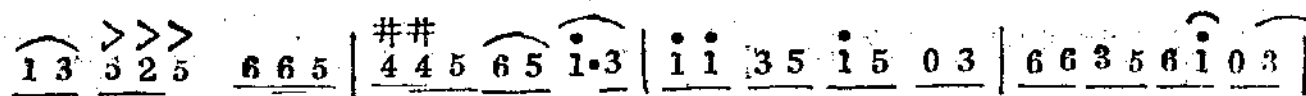
它 想衝來，就是自殺； 它 敢攻擊，只有滅亡。 我們



守衛在飛機後方，火力團結成天羅地網。 那怕



敵人怎樣瘋狂，我們決不讓它半個漏網。 轟炸的機



羣向前進，我們都守衛在後方。 炸彈向下轟炸， 機槍朝上反攻。它



想衝來 就是自殺； 它 敢攻擊，只有滅

1—0 ||

亡。